

卷十九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目錄

奮字卷之一

第 一 回

三首詩寫書門大意

十觥酒賀聖教功臣

第 二 回

看花眼急雨淋瓠子之頭

揮塵雄談冷水澆葫蘆之背

第 三 回

燈花笑與茶毘兩個淫僧

虎足從風結識一條好漢

第 四 回

衣報德

劉璇姑降志酬恩

書名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一百五十二回
活字印本
撰者 清 夏敬渠 撰
卷 卷十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8
編號 D86640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一百五十二回 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説
88(55)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奇字卷十九

第一百三十八回

哭覃吉素臣發病

看餘詩末子封侯

天子拭淚道治道之盛盛於闢除佛老處處闢除佛老之功由於素父而

朕之得與素父同志者曾胚胎於老伴忽聞溘遊深為痛悼欲親臨其喪

為之輟朝二日諭賜祭葬可乎素臣亦泣下沾襟道覃監既有養正之功

而志除佛老賢於呂涵張承業遠矣輟朝賜祭宜若可行天子即入宮哭

臨素臣亦易服往弔哭之甚哀知已之感回府即病每日力疾辦事笑子

見其憔悴亟加慰問素臣奏道臣自臣母回南方寸已亂飲食漸減及哭

單監未免過哀不覺致病然非痼疾當加意調攝以期速愈皇上勿慮念也天子道朕自老伴之歿亦忽忽不樂者數日顧已年登耄耄且自除佛老以來日日慶幸已垂十年臨終含笑而逝朕與素父亦可稍免悲思至太君回南子媳孫曾繞滿膝前現又連得雲孫樂可知矣望素父寬懷爲國自愛當賜人參肉桂各二十劬素臣謝恩出朝雖極意排遣無奈心結不開三好兩歉的不能全愈一日上朝天子想起風謠復取來看是

維天實生老老反大於天卽此無天罪誅之非可憐吾皇下詔毀其像人心得安天理全其一耳聞白日昇眼見無一人碧天空洞洞何處可存身不信瓊樓與玉宇隨天旋轉如車輪其二人言滄海內處處有仙山海今成樂園日夕相往還買客遨遊海中遍不見仙人一珮環

其三自古傳屍解誰人看得真浮山記體靜蛻骨有精神李翱發棺屍

宛在乃知仙傳荒無倫其四金丹不死藥速死乃其能堪憐唐代主連

服卽連崩試問當年餌丹者可曾一個享遐齡其五九轉憑鉛汞黃婆

引得成虛傳黍珠現誰見玉嬰生忽然一洩精如注仙人命比鴻毛

輕其六燒丹憑藥物一七已千金眼見燒丹客人人盡捉襟黃昏半夜

提爐去無影無蹤沒處尋其七採戰原邪術愚人信得深吸時如益髓

泄處卽歸陰不見鼎爐延壽命空教妻女縱姦淫其八天師能捉鬼戶

戶送靈符鬼滿天師捉得無眼見天師妻病鬼臨終贏得滿身珠其九

年時常醮祭有病更求神焚黃奏上帝踏斗告羣真臨危尙有千般

法救活從無一個人其十

十首之後又是三首

龍虎山中說上清上清一炬火無情天尊掩面救不得登時鎔化如
 膠錫四相枉傳威赫奕千神空自貌猙獍同時攜手入彭亨滿鑪金
 色明其一武當威鎮有真武電母雷公護靈府賊盜不侵雷電功拜朝
 不敬龍蛇怒我皇下詔毀淫祠金殿鎔成金滿塢雷電無蹤龜蛇腐
 惟餘一杯土其二千山萬水各有靈千奇萬怪各有形望形朝拜聚如
 蟻聞靈頂祝畏如靈農夫血汗灑土木織女機絲供羶腥帝力驅除
 無一星戶戶得安甯其三

三首之後又四首

九華有地藏寶鏡常放光業報見地獄福報見天堂堂獄兩無見不
 誠有災殃觀看輕萬里施捨遍十方吾皇滅佛剷妖蹟寶鏡磨作塵
 飛揚歸家只拜爹與媽自此不見閻羅王其一峨嵋有普賢普陀有觀
 音登山與泛海朝拜要誠心誠者見妙相不誠災禍侵奸僧靠菩薩
 騙財恣奸淫一朝拆寺毀經像金剛羅漢如飛塵不見韋馱能護法
 不見象王會捲人其二曹溪有大鑿衣鉢鎮山門火焚衣不燬鐵搗鉢
 無痕妖言惑眾聽四海俱狂奔施錢塞梁棟還願無朝昏吾皇一旦
 滅佛教欽差入寺除其根搗鉢蜣丸成糞土焚衣蝴蝶化灰塵其三只
 說四座寺已剝萬民皮何況遍天下多於機上絲寺寺要齋糧僧僧
 吸膏脂寺多村日少民瘦僧日肥吾皇植苗去稂莠一僧一寺無畱
 遺功如大禹抑洪水益烈山澤而焚之其四

四首之後又十二首

半世空門禮大慈豈知大忍有如斯發蒙細讀君王詔深悔昔年非

其一造化生機雨露深故教物物有陽陰成男成女成古今獨忍逆天

其二無君執法不安良孤死多丁弱死強普天率土安朝常獨忍叛

君王其三人無父母不生身養育辛勤無比倫烏鳥還知反哺頻獨忍

背雙親其四連枝一氣共根苗兄弟相求原隔袞無端陌路反相招獨

忍捨同胞其五常言嫁雞逐雞飛不改終身一與齊有玷難磨非白圭

獨忍拆夫妻其六劬勞欲報父娘恩膝下須教孳息蕃祖宗無祀卽孤

魂獨忍拋兒孫其七學於古訓得良謨質不輕狂氣不粗希賢希聖必

由儒獨忍屏詩書其八斯民生業在田工有腹何能一日空若教絕食

乞何從獨忍棄耕農其九赤體遨遊廉恥亡交加風雪更難當袈裟戒

勅出何方獨忍費蠶桑其十工師造作買貨陳商輸傭役樵子薪緇流

百用需之人獨忍置生民其十一深感吾君是大慈千年大忍一朝犁

氣化綱常兩不虧蒼生大難夷其十二

十二首之後又六首另是一格

裸國良可憫木葉蔽臀牝又怕蛇蟲鑽又怕狐狸吮冷風一入心一

疚只緣佛誓凶忍忍忍其十三堪恨衣冠人笑我若猪狗我有夫與妻我

有姑與舅赤條條地原可醜因怕生毒瘡受受受其十四忽然天使來賜

衣遮我醜顧瞻前也後商量心也口心欲取之口欲否因怕爛皮肉

抖抖抖其十五天使殷勤勸箇箇着衣裳也不爛皮肉也不生毒瘡原來

佛誓是荒唐垂袖一擺跛堂堂其天明卽着袴天黑還着衣蟲蛇

不緣腿猪狗無人譏千絲萬縷生光輝欲見臀也牝希希其一般

皮與肉晒得黑落托三年黑變紫五年紫變白十年滑潤如酥酪渾

身自撫摩樂樂樂其六

六首之後長短句古風一首

清淨山下寺黃金白玉堂釋迦側身卧佛骨滿牙牀佛牙舍利生光

芒欲見佛面一石糧欲摸佛卵十隻羊布帛如山積金銀用斗量錫

蘭山民窮似鬼脂膏都入寺僧囊一朝天使到遐荒要除佛教返義

皇真身入火煎肝腸骨牙舍利不芬芳餘存斧碎如糝糠妖嬈隊隊

出僧房回家羞見爺與娘黃金鎔化入庫藏白玉琢成圭與璋原來

佛也怕天王從前靈感都消亡一切勝蹟一掃光僧盡爲民誰烹臠

不須倒篋更傾箱五風十雨年時強家家堆積稻與梁布施不行無

災殃山民之樂樂無央天王之德德無疆

古風之後又五首另是一格

烏斯藏活佛帳有眷僧臺下無眷僧臺上匣緘金玉印座列龍虎仗

菩薩前後行羅漢東西向一佛茶毘千佛出萬古循環壽無量其佛

當薨動刀兵糾連阿難國攻打麗江城中華天子怒大將上公征羅

漢槍頭倒菩薩馬前迎一佛茶毘二佛死西番各藏霎時平其層臺

毀見法喜曲房匿幼童深窖藏女子給還爺與娘羞見兄與姊方知

活佛好始信說法詭拐得嬌嬈恣淫污騙得金銀供箸其活佛聚

西番苦家家供齋糧戶戶獻牛乳索銅爲鑄鐘取皮要紉鼓富戶少
餘金富民無寸土天兵忽降佛窟空番人箇箇歌且舞其活佛死西
番喜不買點燈油不出寫經紙終年不打飯終歲不納桌夫男無差
徭婦女有廉恥戶戶朝朝一炷香百拜中華聖天子其

五首之後又七言長行一首

儲君重德思賢臣青宮結想方青春忽聞對策有奇士直言極諫忘
其身五花綁出奉天殿聖恩特赦除爲民緹騎持鞭催上道西廠威
風怕煞人從空急舒巨靈掌如意一枝金百兩千言萬語囑懷恩努
力加餐勿骯髒奇士誰歟卽文白丹忱自昔盟金石感得青宮一片
心從此馳驅不煖席乘風夜火寶音寺數百凶僧銷一熾北誅妙化

抄寶華法性兩空除根植國師司禮失羽翼倉皇相顧空嗟呀東遊
復誅李又全景王帳下第一員去爪拔牙龍失勢閉門寂寞過三年
天生毒蟒面如龍五雙男女皆窮凶渾身千萬肉鱗甲驅使豹象如
驅鴨強弩利刃不入膚赤體搏戰無死法岑酋助逆起虜彌更有峒
元爲軍師差神役鬼遣龍虎旬日之間破三府長驅直到桂林東柳
慶以西皆血土此時天子正東巡景王監國制朝臣清甯宮外兵露
刃要索潛龍出紫宸潛龍所仗惟奇士奇土方當逐封豕毒蟒之毒
豈易除目斷蠻烟八千里忽然半夜來深宮深宮已破入羣凶雙揮
天矯刀如雪千羊一虎驅無蹤君臣相見淚如雨細問軍情爲起舞
全平諸峒復田州歸師破峽民安堵八千里路未半旬掣電入援疑

鬼神酌酒酬勞不敢饗妖人已布漫天網寒冰烈火兼移山合宮掩
面淚漉漉晨昏炊爨供餽粥七日辛勤鬢欲斑一朝外應來銅面引
得紅鬚及金硯攜刀直躍出宮牆中宵飛入正心殿真人結印焚符
檄大濟法王高卓錫霹靂一聲霜刃加金仙羽化佛圓寂天教怨鬼
誅梟獍都昌都梁雙索命行宮一炬大難平千宮齊入文華慶文華
殿上千行淚東望蓬萊心目悸低徊深惜股肱勞賢臣垂涕藏衣笥
出都夜半卽宵行朝入萊州卽閉城救出虎臣歸海島翻身去送元
陰寶哭殺登萊十萬人月夜魂歸前引導五千長線共攀援滄海樓
中拜至尊捉得元凶上檻車如林逆黨一朝屠涿州城外迎龍馭復
見天顏樂有餘重定乾坤開日月延綏又報邊城沒仗鉞還憑元老
猷頸係單於俘致闕陶唐內禪繼虞姚聖主臨軒解戰袍贊拜不名
尊素父頻繁典禮降恩膏南發片符禽朱魯東平日本扶桑土君臣
一德布深仁民無敗羣吏無虎扶苗正欲鋤蒿萊秋風忽起鼎湖哀
亮陰不言聽冢宰血淚三年漬夜臺五月居廬面深墨蠻夷見者皆
心惻驅除老佛盡歸農不服驅除惟佛國佛國紛紛奮螳臂元臣特
命嗣公泣殺餘活佛及阿羅鷲求降俱付吏潛龍已見見龍飛禪
服終方理萬幾元日曛曛到百蠻後夫仍有錫蘭山寶童龍及東西
竺四國君臣不入班大駕回宮咨素父父言兩竺釋迦土乞食寶童
死錫蘭千載稱爲佛之府西番今佛窟已空西洋古佛穴當通劇盡
古今佛窟穴反正方成萬世功文麟奉使梭篤蠻穿衣令下淚潺湲

穿後無瘡又無毒笑看衣袴若嫵爛釋迦真身側卧處佛骨佛牙積
 如羽火焚斧碎不須更滅去訛傳蹟無數從茲天下一車書萬國都
 將二氏除知識兩無忘帝力民風直到古皇初民忘帝力天降床百
 瑞千祥一旦收星雲景卿朝昏見醴露濃灑上下浮莫莢嘉禾紛若
 綬麟鳳龜龍在郊陬村墅家家不閉門要荒歲歲來頰首君曰治實
 股肱成相曰是由元首明君相不尸歸太史太史深維拂素紙何以
 奏功惟相公何以顛俊惟天子書曰聖主得賢臣拜手稽首歌喜起
 君臣同德感天心世世子孫咸視此

天子看完問諸闕臣昔大舜立誹謗之本疾讒說之驚人心不同如其面
 然何以歌謠絕無怨誹至治道之盛皆由素父又何以只有數首詩雙頌

君相餘皆歸功於朕此非采風者匿而不陳即先生等回護之意矣其明
 以告朕眞聖君劉健對曰舜雖立誹謗之木未聞有誹謗之人讒說殄行或

亦四凶初誅恐未絕其類耳至從欲以治則已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矣今
 時俗邁唐虞無一夫不得其所故矢音言志但有頌而無規至歌謠歸功
 素父者甚多臣等刪去鄙俚繁複共得三十五首欲并陳御覽因素父言
 善則歸君臣無尸功之理故存而未上非采風者之過也天子道素父會
 言善則歸君人臣之細行而以書之訓君陳者爲非又言史以傳信經世
 之大法而以春秋之書歸田爲是何乃守其細行而忘其大法耶召南一
 篇言召公及諸侯大夫之功者居多邪風伐柯九罭狼跋皆以頌周公也
 餘如出車之美南仲六月之美吉甫采芑之美方叔江漢之美召虎不一

而足其諸侯國之美其君者更無論矣孔子刪詩皆存於策何素父之不

廣也

天子從無責言惟此一見亦是觀過知仁

素父頓首謝天子命取餘詩來看

續筆無斷續不成文章而

此乃兩斷兩續尤極靈變

是長短句八首五言古一首七言古二首四言古二十四首

因先看長短句

說風災怕風災高低田稻一時摧大樹騰空若舞柘小屋上天如飛

灰死者無棺生無室家家露處無貲財呼天不應告官怒黃昏白日

空悲哀

其一

說相公感相公相公此日常途窮避禍山莊得金穴豐城

野外施神工死者棺衾生蓋屋村村設厰賑貧農當年咸頌東方德

過後方知丞相功

其二

遼東喇嘛寺國師肆無忌滿寺皆春宮諸佛盡

淫戲普賢文殊拖長臉觀音手撫笑而視相公奉令隨代巡怒看妖

容助一臂毀臺拆壁萬像空更入深房搜密秘窖中復有活觀音隊

隊妖嬈鑽出地國師發遣四徒誅餘僧八百逐無類虎狼既去羊安

羣狐狸悉除家絕崇邊民深感相公恩老人援筆為之記

其三

赤身有

毒蟒猙獰若鬱壘血口咬生靈斯人等撕紙選得大臉與大牝十個

交歡九個死一個不死骨無髓

其四

虎彌有岑啞夫婦皆妖淫上牀吸

人腦下蠱挖人心投獻赤身作牙爪滿原白骨魂呻吟萬獸千妖遍

桂林

其五

田州有岑濬忽然若怒虎殺良將萬人奪印得三府黑夜劫

回太守妻兄妹同牀卧交枕也助赤身動斬斧

其六

藤峽有大狗殺人

如岡阜朝臣剝皮膚命婦握箕帚起得官軍十六萬一見猺兵盡逃

走也學赤身匿凶醜

其七

聖世有孤蟲天矯如神龍粵西四大難四戰

穴俱空毒蟒三岑與大狗十三元凶無一蹤地老天荒感相公其人

次看五言古

葉道踞采石村民受蜂螫日日打齋糧月月供布帛牽羊要祭天捉
雖爲遊奕稍有不如意老拳卽揮擊懦弱但吞聲孰敢訴胸膈忽來
天上人題詩笑李白字只五十六字字大盈尺縱橫若龍蛇葉道髯
盡戟從後揪其衣奮手卽相摑天人捉雙臂向前聊一擲招搖若紡
車仰跌足幾蹙呼出徒與孫喊聞襖與襖轟堂氣勢強天人暗籌畫
譬彼乘雲龍豈肯鬪蜥蜴庭中有石臺石椀分兩隻手持石椀舞拳
向石臺擊石臺各段開碎石如雨礮凶徒及村民見者舌俱咋葉道
握刀出猶復肆攻刺忽然口吐沫倒地附魂魄自折手指斷滿袖血

流赤先爲小成哥後出馬婦縊生時強逼姦致死滅其蹟石臺壓冤
屍殊符鎮窰窰永禁無呼號長卧不他適天教破石臺雙魂始如釋
歷歷喚親隣哀哀訴苦厄爺娘痛哭來發地出雙骨肌膚不腐爛容
顏似宿昔見者甍然驚怪歎聲嘖嘖師徒共八人縋繩復加索解官
各吐供罪案若山積如此有十數同時俱發掘此補出
後來事檢驗各成招
秋風首咸馘此事經目見敲鑼賣有冊獨失題詩者卓犖何方客久
後乃知名奉詔不敢斥卽今文相公昔年曾蠟屐誅凶洗衆冤軼事
傳籍籍勒此數尺碑聊以表遺澤見者動忍省勸戒亦有益

次看七言古二首

八閩人人喜鑽糞鑽得糞香如得命魂夢不求神女通身心只共龍

陽并正月六日尸盡共變童數萬朝看鏡掠髮修眉著粉脂繡袴紅
鞋裝飾靚都向純陽侯會中一笑回眸誇盼倩衙前忽遇文相公怒
目直視神骨迸心肝滿地土木離契弟契哥如發病嚙啣復出廟中
靈碎首衙前纔轉瞬從茲妖會絕無蹤歌到南風聲不競洗心滌慮
各封臀陰陽兩分男女正我思相公功何崇我歌相公德何盛相公
功德杳難窮此是毫毛堪一證其雞籠山出夜叉精青天白日無人
行身長數丈牙如劍口如血盆身如鉅手劈巨象如劈鼠齒嚙生人
如嚼黍更有山魃與結交嬌嬈引肉登其俎枯骨平堆風雨侵根根
到夜便呻吟忽然從天降英雄卽今鎮國文相公手挽山魃繞臂舌
刀劈夜叉流血紅掘土爲坑葬枯骨協力成墳有六熊石板之下出

大將巍然現坐元戎帳從茲山下田禾豐日夕往來多耕農妖孽無
蹤鬼不哭六熊感化皆雍雍不食生人只食獸深思此是何人功元
我姓袁名作忠歷歷言之非朦朧有如不信試相訪方知百字無一
妄其

復看四言詩二十四首

巖巖司禮赫赫國師文臣兒女武將貓狸羣徒若虎一吼如獅火烈
難犯山壓立摧其維我文公起而當之歷數其罪牛毛機絲請尙方
劍欲陳其尸諫雖不行其魄已褫其其魄已褫其怒無涯黃昏白日
刺客如茨妖僧凶道猾賊悍兒刃槍礮火餘力不遺其惟公神武起
而殲之刀鋒所至處處離披紅血滿溝白肉滿達深宵一炬合寺茶

毘其四既屠寶音復抄寶華姦人牙爪半拔根植歸賑豐城不惜傾家

起死肉骨十萬而賒其五凶荒既甯遍歷崆峒結交豪傑戮力誅凶登

萊三叛福建六雄銅面鐵面莫不景從其六司禮景王狼狽為奸景王

臂指首屈又全司禮鷹犬衛帥惟權兩凶傳首公功卓然其七東事稍

集西屠毒龍田州藤峽一月成功五日入京以衛東宮七日出宮以

誅元凶其八景王既滅爰勤逆寺寺挾天子投鼠忌器長線五千白鶴

四翅半夜顯魂六龍回馭其九帝念元功拜相封公席不暇煖北靖胡

烽單於闕氏係頸雙從回顧沙漠虜幕皆空其十北靖涉漠南反米魯

天娘助亂闖如虓虎天子震驚公不發旅指諸掌上萬里若賭其十一

米魯既禽爰征不庭公命元子未冠而行日本扶桑數月悉平士無

傷指血不染兵其十二武功克續文德日增無弊不革無利不興深維

民蠹惟道與僧去其蝥賊佛老是膺其十三詔下九州靡不率從詔下

百蠻西番沟沟復命元子三師是攻既誅活佛萬國來同其十四猶有

未同惟寶童龍印度錫蘭為古佛宮維公仲子奉使抒衷精詞實理

幻說俱窮其十五爰賜裸國布帛衣裳瘡毒不生佛誓既荒乃焚其身

毀其玉堂牙骨舍利一燼消亡其十六金剛寶座右膝着地拈花乞食

千靈百異火燒斧削不畱一二幻妄悉除禎祥迭至其十七卿雲景星

龍舞鳳鳴麟遊龜泳醴浮露零嘉禾在野莫莢在廷年年海宴歲歲

河清其十八物華地靈由於風移士不挑達女無游嬉家不閉戶路無

拾遺無刑無獄不識不知其十九何以移風日由我公三十二事事事

神工百福咸錫萬累皆空此所共見不見何窮其二西有鹿彌公時

在西北有宗賊公復在北維彼東南均出其間鬼神之神造化之工

有一無兩今來古往其二帝奮武勳公有蒙君帝求文使公有仲子

帝姬孰誨公有賢妹帝衷孰牖公有聖母其二世無公忠大奸孰攻

世無公武強敵孰攻世無公正異端孰擯世無公仁至治孰臻其二

萬年天子德感蒼穹是生我公萬民時雍萬物當豐萬福攸從萬國

來離萬世咸宗其二

天子道采石閩中之事朕所未知推此而言素父之業在天壤功在生民

何可涯量四言詩所云有一無兩今來古往誠知言也其賜素父黃金萬

兩白金十萬兩廕末子繡為無雙侯素臣力辭不獲請以黃白金分賜文

武無雙侯受爵不食祿天子道以素父之功雖齊楚大國不足酬况區區

乎諸臣遍賜則煩不如加祿中庸九經以忠臣重祿體羣臣百官祿米前

雖屢加尙未重也今時積弊盡除內官無所取於外尊官無所取於卑卑

官無所取於民猗歟休哉非重祿何以體之其自一品至九品俱照洪武

十三年定例四倍給予如正一品原定千石者。下有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奇字卷十九

第一百三十九回

首尾悉屬原缺

素父思親成疾教子孫絕慾三年

聖君盡孝垂危開冰淵忽驅二豎

差內侍馳驛至吳江宣太皇太后遺囑阻住宣城太君奔喪水夫人聞訃
 痛哭易服合府衰麻持三年喪不敢違詔只得命文鵬夫妻田氏璇姑素
 娥湘靈天淵俱奔喪進京單畱文甲文由夫婦在家伏侍田氏等於五月
 初十日到京忽見素臣枯槁之容各喫大驚道相公何不自愛羸瘠若此
 紅豆道相公一心望念婆婆精神日減肌肉日消復值太皇太后之變不
 食者三日至今朝暮進一溢米以致如此

與居父母喪同得毋過情日此難言也非純忠者不知 田

氏等百般勸慰素臣哀毀如此示天下純忠之極則聞遺囑有百日之說過了百日

卽約同遺珠入宮求皇后貴妃轉奏天子揮淚應允素臣見天子哀毀骨

立不忍言歸急入宮面奏天子欲終喪制前因不允乞骸稱疾不起此間準歸終養反急奏終喪彼一時

此一時仁之至義之盡也天子泣道此朕所深願但不特反汗兼如遺囑何天子反不

至此奇變極矣素臣泣奏皇上鑒臣苦衷允臣之奏非反汗亦非不遵遺囑也天

子心感其意復揮淚允準是君是臣有一無兩七月內令文鵬夫婦將田氏等復送

回南八月中素臣弟姪中南榜者復五人十一月文男得子名旆十八年

二月素臣弟姪中式者四人三月殿試狀元顧鼎臣四人中兩人殿試二

甲入館肄業兩人中三甲吏部觀政天子因哀毀成疾日重一日至五月

庚寅病勢大漸此月日俱依正史召素臣文龍文麟劉健謝遷劉大夏六人入受

顧命兼及劉大夏者孝宗與大夏君臣分義最篤今皇太子出拜執素臣手欷歔泣下道朕賴

素父輔政垂三十年闢除佛老移易風俗遂臻盛治今當臨別無可戀者

獨素父之德未酬萬一旦君臣交篤至於此極而一旦分手為悵然耳此

夢不甯嗟呀驚惜之故太皇太后遺囑令世世子孫與素父為婚姻勿忘素父功德

素父二十四子除已封公侯駙馬伯及儀賓外餘俱封為列侯朕有幼女

可字素父末子朕太子及諸皇子現有未聘子九人未字女十四人其以

九男定素父孫女富別沅琬則畔汾前倫為妃以十四女字素父孫昌鼎

黜剗本來奮異判制浚陽哇劔為婦劉先生可書之於策俟朕喪畢各按

次序舉行六禮素臣惶恐辭謝天子道素父勿辭使朕得報命於太皇太

后也劉健遵旨卽在御前將皇女及各皇孫各皇孫女挨次順序與素臣

末子諸孫諸孫女年歲相準捉對列名存於內閣天子命太子跪於榻前

囑令事素父如父諸臣如師國事皆請命而行勿自專也復謂素父太子

本中人以下之資賴四友切磋至於中人而可善可惡若一狎羣小將猝

然入於不可知之域為正德實錄所謂知子莫若父乞素父少留數年如嚴父師之督其

子弟庶有瘳乎昔昭烈云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此誠君臣魚水出自肺腑

之言而時異勢殊在當日則事屬可行言非詭偽破俗偽之見在今日則不特

不可行亦不宜言倘必不可教亦惟有放之桐宮冀其悔悟耳此亦君臣魚水出自

肺腑言訖淚下沾襟素臣痛哭而奏道痛哭而奏必力任或曲解而下文全不相涉若未聞顧命者緣此時

萬難置辭不辭即是任而痛哭即是不辭也臣於內閣同諸臣夜禱於天補見帝星墜而復起

黯而復朗朝聞鳳鳴其聲初淒楚而後和樂庭中奠莢已枯而復榮卜易

同人之五皆主否極泰來之象望皇上安心調攝勿遽言後日事也天子

慨然道朕自知二豎已入膏肓豈復望更生之日哉昨日欽天監奏帝星

有復起復明之象勸朕改元以厭此哭前以不改元清還宏治元年之界此以奏改元清還宏治十八年之

界人巧極而天工錯朕思改元乃前代弊政祖宗家法豈可自朕廢之未允其奏何

素父亦為天象所惑耶素臣道改元厭哭誠屬不經而天象明顯臣不敢

不實奏非聊以寬聖懷也天子沉吟道朕欲令太子即於今日日中坐朝

更以太子坐朝清界俟朕大故即可衰麻從事使吉凶不致並行真良法素父既有是

言姑緩其期諸臣可退素父其問此與朕多得盤桓時刻亦瞑目於泉下

也文龍等奉旨俱出素臣因天子言語過多勸令閉目凝神陪侍至夜見

天子魂夢不甯頻有嗟呀驚惜之意總為捨不得素臣保不定太子留戀之故次日辛卯坐於

牀前講諭語曾子有疾一章

對天子講此章已奇於病重時講此章尤奇

先將會子一生戰戰

兢兢臨深履薄之念推發盡情次將會子得免毀傷全受全歸之幸反覆咏歎後將會子嘉與門人垂教萬世之意剴切指示天子聽到精微之處忽然一身冷汗即覺耳目頓明心神俱適聽素臣講畢拱手而謝道朕若早逝一日不聞正教即目亦不瞑矣朕自訟生平竊謂可無大過今聞曾子之戰兢無時無刻不如臨深履薄則朕肆志之過無日無之朕雖安於天命不為一切祈禱之事而外念素父內念太子死生之際實不能恣然今聞曾子得免毀傷深幸其全受全歸則朕之癡迷留戀可謂大愚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朕於此時庶幾得聞道矣庶乎其可死矣朕聞素父推發至精要處心忽一驚通體汗下耳目頓覺清明心胸頓覺寬泰倘復

加我數年則臨深履薄之念當無日不凜凜也是日夜天子即進一碗米

飲通宵安睡把外面同聽講書之懷恩

幾乎忘却

裏面竊聽講書的后妃人等

補得周匝否則但有君臣一人一講一聽不成事理矣

俱喜到盡情奇到極致都說素父是天人怎

一章書就把皇上十分病勢減輕了五分后妃因令素臣諸壻諸孫壻請

女諸孫女俱出而環跪求素臣多畱宮中數日以救皇上素臣道皇上死

生之際未能豁然因我講書心有所得非我之力也但皇上與我君臣而

恩逾骨肉雖負病亦當勉強服事俟皇上起牀或進飯然後出宮可也后

妃等在屏後聞之大喜即命設榻於御牀之旁令太子皇子等陪侍天子

心定神清復得素臣開導居易俟命存順沒甯之理魂夢俱安自此日減

一日五日之後已得進飯方辭素臣出宮至七月內病已全去但因不廢

哭泣飲食粗糲惟覺肌肉消瘦顏色憔悴而已十九年七月喪畢天子爲一女九孫十四孫女行聘禮畢於八月初十日送素臣回南天子賦詩十章親題古無二臣匾額一德元老萬世功臣對聯命百官作詩贈行率皇太子皇子太孫等親送至崇文門外十里設帳祖餞一切儀仗供億賜予迎送俱如宣成太君素臣單同紅豆及子女并文獬文隼文虬封侯而無官守者眷屬回家其餘仍留放北此番出京素臣之快樂自不消說紅豆及上下諸人無不歡天喜地如逢恩赦只苦了遺珠鸞吹兩人遺珠因老母既離兩兄俱去固黯然銷魂鸞吹之視水夫人如親母素臣如親兄一旦俱離亦淒然欲絕臨別時淚如泉湧哀感傍人三營將弁送至河西各各俱回獨賽呂直送至天津素臣留上坐船取御賜潞酒二十觔分貯兩

罈令照前在福建時一氣飲乾之式對飲

縈拂有情

賽呂跪謝不敢素臣攙起

說道賽兒豪士何作此狀豈前一文素臣今又一文素臣改絃易轍而不

屑與飲耶

較井底蛙何如

賽呂只得舉罈而飲却是恭恭敬敬不如從前之豪氣

素臣詰問其故賽呂道從前與忠臣對飲還可放肆如今與聖人對飲還

敢放肆嗎素臣慚汗直下出御賜黃金百兩贈別曰非以爲報聊佐兄一

夕之飲賽呂道賜金斷不敢受却有下情上達賽呂年過七十本應告休

兒子賽伋生有子女十餘人諸孫孫女數十人

孝義之報

家累甚重現做應天

撫標遊擊所得俸祿不敷養家仗着賽呂幫貼以此不能乞休而隻身在

京又苦學獨求公相鼎言調并一處感恩不盡素臣道總兵繫遊擊將主

豈能父子同方前日皇上饒行恩許在家食俸

補筆

我辭去一半并請通行

凡乞休之員俱準食半俸弟勸賽兄不如乞休有半俸幫貼想不憂日用矣賽呂大喜說回去即日告休素臣復問自加祿以來職官無憂貧者賽

兄何以獨不敷用細極一絲不走賽呂道因父子俱是窮怕的狠知道窮的利害

凡遇兵丁吉凶之事除官給賞銀外必照數捐給一倍以此不敷用了窮

者不自恤而反恤人好賽呂賽級素臣點頭太息將黃金再三捺送始受金而去即刻草

奏勇於從善點頭正為此請加給兵丁紅白賞銀一倍并奏聞賽呂之言及平日孝

義之行天子允奏并封賽呂為孝義伯欽賜榮歸在籍食俸仍命北直山

東南直三省官塘俱置飛遞有朝政諮訪及素臣有事陳奏俱從此遞定

限七日到京復命吳江縣十日一請安將合府動靜專摺奏聞令素臣三

年一朝素臣於九月回家拜見水夫人如遺骸歸巢啼兒得乳說不盡寫

不盡形容不盡的那種權欣那般快樂細細的敘述時政叩問家常忙忙

的謁祠告墓見宗族候親朋拜官府大會親族遍讌里鄰足有一個月光

景田氏等俱怕素臣帶病着勞必至加重豈知心結一開病不見加反日

見減一月之後靜養起來容顏日潤肌肉日長飲食日增寫得出孝子心腸至歲

底竟全然復原矣自此南北諸子孫皆安於家室二十年素臣又添十五

孫四孫女四曾孫素臣諸子女因國喪擔遲婚姻釗池仕三孫已二十二

歲解軍虬夔四兒鵲鸞兩女雖十八歲而夔尙主鸞為皇子妃婚期皆早

無弟先兄娶妹先姊嫁之理遂均於是年婚嫁是年八月素臣弟姪中南

榜者復三人二十一年二月會試聯捷者兩人三月殿試呂柟狀元兩人

俱得館職十月內天子命北直山東應天巡撫預備明年巡狩於八月初

一日至吳江親祝宣成太君九十壽誕水夫人大驚與古心素臣連上本摺哀懇收回成命天子不允水夫人臨末復啓皇后只得說出實情云妾祖姑祖母俱年九十未及誕期而終妾卽幸至其期斷不忍受賀况敢辱至尊乎倘蒙垂念苦情收回成命妾死之日猶生之年如不獲命恐福薄災生憂深命促是皇上欲寵其生而反速之死也素臣本上言臣母區區之見匪石難轉至期卽子孫亦不許行禮如不蒙垂憐收回成命恐朝夕憂懼致有疾病以負聖恩倘臣母得邀天之幸克享期頤然後皇上因巡狩之便一幸臣家庶與禮經就見百年之意相符臣母及臣等雖極戰慄猶得稍免罪戾這兩本上去方把成命收回復諳約十年後親祝之期

復爲

百歲時預約埋根

二十二年天子特詔南北直巡撫國子監督學文氏一宗俱一

體選舉應試是年弘沁仲畊略畧畧畧沉判佐俱完婚素臣復得十三孫七孫女七曾孫二十三年順天府舉神童將文昇文施兩個同年月日所生之叔姪保題出去八月鄉試南榜中出文池文仕文沉并古心子二人族子二人北榜中出文畊文略文畧文畧文畧文畧文畧文畧文畧文畧文畧文佐共十八人兩神童廷試俱授翰林編修二十四年二月會試十八人俱聯捷三月殿試天子定文畊爲狀元文畧爲探花文龍文麟力辭天子道二卿亦如素父不知其子之美耶

不稱先生以幼親故

因亦將文畊改作傳臚文

畧二甲第二換楊慎作狀元文略文畧文畧文畧文畧文畧文畧文畧文畧文畧文判文汜文沉文仲文佐及古心二子族子二人俱三甲二十五年女釵出嫁楚府孫劉本來俱尙主孫女富別沅俱成婚爲皇孫妃二十六年素

臣文龍文麟各上本苦求免子孫選舉鄉試以留寒俊出身之路天子勉強允準是年素臣七十整壽因水夫人七十九未慶先期上表懇辭恩禮并遍札親知不受賀祝天子允奏亦諄約十年後為素臣大慶八十壽誕處處埋根二十三年至是年素臣又添二十二孫六孫女三十三曾孫三曾孫女似嫌太多實不過四年之內每人添一丁二丁也至素臣壽日但率妻妾子媳諸女孫曾叩拜北闕祖先及水夫人前行禮水夫人謂素臣子孫之盛至於此極汝雖有勞於世究何以克膺此福乎我意欲將皇上前後所賜金銀做些善事稍答天庥而現在河清海宴年時稔熟民間蓋藏豐盈疫癘不作獄無罪人野無乞丐道路橋梁處處修整禽獸草木各遂生成竟至無善可為頂法暢寫平治之盛筆歌墨舞其與諸媳諸孫等各為設想裁酌而行田氏道目今年歲

屢豐官倉收糧時難免狼籍若令天下官倉俱設夫役專掃收狼籍米穀亦為有益璇姑道杭州城內皆以竹木為屋歲有火災側媳前在湖邊曾聞一城俱燼滿城男女俱奔逃城隍山避難若能易以磚瓦得免火災亦一善政素娥道庸醫治病每至殺人若著一書使脈症朗若列眉方治按圖可索兼備載急救猝死中毒諸方法似亦稍有益於民生湘靈道今時文教大行窮鄉僻壤無處不有師塾難免作踐字蹟若多置竹篋專人收化亦敬惜聖賢遺意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奇字卷十九

第一百四十回 回首亦缺

馬為月老姪得嬌妻

虎作冰人叔收美妾

曲阜縣辭去留進內書房洗盪更酌殷勤勸酒探以經史疑義文昇家學淵源如灌河決漚滾滾不窮李夫人在隔壁竊聽喜得心花朶朶開放暗忖我妹子誇舅氏一家個個詞宗非虛語也次日清晨聖公陪往聖廟文昇謁聖畢詩情勃勃聖公預備下筆硯花箋即請留題文昇謙遜一番握筆而題道

巍巍闕里五雲間道德光華氣蔚然幸入宮牆依宇下恍聞詩禮訓

庭前朝懷東魯三千里夜夢南天十四年此日搢衣親拜舞餘生

栩樂無邊

聖公見其振筆直書有如宿構字法秀勁筆筆褚河南聖公。下行間缺 悉從原本

接過諷詠覺情文交至於無可形容處形容出來

一付杼柚不覺贊不容口

過去指點這是詩禮堂這是唐槐

采葉唐槐氣鬱蒸羨他千載受春風願為一寸階前草長

露中

聖公道觀此詩可見親翁仰止之極思矣因復領看檜樹文昇復題

無枝無葉不輪困為愛當年手植人一段燼餘三尺木普天萬古頌

長春

聖公擊節道如此出奇何患枯寂字字切合真作手也因復謁顏子廟題

云

陋巷巍然在終身好學功千秋樂不改萬世教無窮年盡希難老家

誰慕屢空豈知庸玉汝大造有神工。下缺 一頁

自輕矣情心 賊智聖公點頭稱善出對文昇說拙荆讚頌諸作心悅誠服尤愛

此詩禮堂一絕詩并拏出故 下一此字深情繾綣遠勝千尺桃花欲求親翁謄寫出

來日夕把玩不知可否文昇覺其意暗想我若得婿蛾青此詩固若左券

即祖父不允亦止咏詩禮堂之作與婚姻無涉也亦情亦賊真守禮家風 小說家則驚然見五百

年風流孽冤生死以之矣因便允許聖公入內命了髮送出筆墨注硯却獨少縑素文

昇暗忖此亦有心我連日厚擾亦不可無以表意因在貼身解下御賜雙鳳繡帕楷寫前詩交丫鬟送進聖公夫婦大喜道文郎真有心人也夫人兼愛繡帕繡法既精采頭又好自己進後房去交付蛾青蛾青視覷收受私下去諷咏把玩不題次日清晨設席饒行着家人隨護稱孩子者乎笑不識字者乎於十七日至桐城驛趕上家眷隔晚十六日跟隨文驢等家將已回報文繡追虎文昇在道俱無蹤蹟把眾人俱嚇壞了鳳姐更是哭泣不止道怎三個同年月日所生兩月內俱有分離之事昇兒說廿四叔常夢虎施郎常夢龍自己常夢馬如今眼見兩人都受龍虎之厄昇兒不會騎馬亦必受馬之禍矣蛟吟及子女委曲勸譬纔得收淚打發家將多帶家丁重去分頭查訪這日忽得文昇真如從天而下喜不可言只愁一文驢了當下

重賞孔家來人諄謝聖公夫婦吩咐夫馬緩緩而行十八日宿荏平十九日宿高唐州二十日宿恩縣二十一日宿德州每日止行六七十里以待文驢却無消息家將家丁回報在原路上四遠山林村鎮及曲阜縣城內城外都尋遍了並沒蹤蹟大家重復着急文驢文彪文駿鵲姐尤切憂心惻隱休惕中自有差等一夜不曾合眼次日至景州駐宿有王府官員在店守等說廿四駙馬爺現在王府鳳姐等俱大喜各人心頭一塊大石方落下地於是文鳳文鰲文騏文彪俱赴王府一則看弟一則去拜涇王這涇王名祐樞是陸太妃之子因景王國除分藩於此係四位駙馬之叔岳原要去拜見的是日下店甚早到王府中日纔過午涇王同文驢出見兄弟相逢根問起來方知其故那日文驢趕虎緊趕緊走慢趕慢走一日一夜至次

日早晨趕有五六百里在南留智北邊趕入一大圍場之中文驢暗想虎入圍場必難逃命箭可得矣因拍馬加鞭直趕進去那知圍場中都是一班女子那虎已被眾槍攢死忽見男子跑入便都發喊四面攔阻閑人的都往那裏去了亂闖着來趕打文驢文驢使起雙鎚一面架隔一面喝道了頭們休得動粗那虎是我先射傷趕將來的如今也不與你們爭虎只消還了我那枝箭就是了那些女兵都不忿起來了頭二字惹禍罵道瞎眼的死囚這是什麼所在敢於放肆開口罵人不怕斫頭的嗎各執槍棒直裹上來把文驢圍在中間亂搨亂打南邊又跑來許多紫巾的男子紫巾因微故看不出內蓋又因張弓搭箭截住去路文驢暗忖這班了頭怎當得起我一鎚若不施逞本事又怕受傷見西南槍箭叢密東北人少便直沖過去恰好撞

着一個少年女子騎着白馬手執雙刀帶幾個女兵從北而來見文驢馬到便砍一刀被文驢手起一鎚將刀打落輕舒猿臂提將過來夾在脇下登時把一圍場的人都嚇出魂來喝道那死囚這是郡主娘娘你死也死不及了文驢猛喫一驚欲待放下又怕逃不出去定一定心想既是郡主這些男女必不敢放箭戳槍我騎的是劣馬只要沖出陣去擦下郡主連夜逃跑便可脫禍因把銅鎚插入腰間提着郡主望南甩舞出來那些女兵內侍真個不敢施放槍箭却惱了帳中一位王妃兩位公主跨馬持槍直殺下來王妃道反了反了若容這強盜白日劫了郡主去還成個世界嗎揜着我這一塊肉罷吩咐眾人休顧郡主生死只要捉住強盜萬副千刀替郡主報仇就是了高見凡被賊者當以為法眾人得令併力上前文驢着慌仍把

郡主夾在脇下拔出銅鎚招架槍箭却當不起王妃公主俱甚勇猛自己脇下夾着一人只用得一臂之力如何招架抵死遮攔了一會被那少年公主一股紅絲套索兜頭套住拉下馬來只當紅絲牽巾王妃急喊眾人休放槍箭如今是要顧郡主性命的了文驕此時無奈率性把郡主攔腰緊擗喊道我實不知是郡主怕傷自己性命以致冒犯到此地位實顧不得了我的性命便是郡主的性命你們若用刀斧來斫我只用力一擗郡主就沒命了眾人面面相覷不敢動手郡主大哭道母親姑娘休顧我性命我受這強盜之辱生不如死只求剛這強盜替我報仇就是了文驕面如土色生路已絕王妃垂淚沈吟垂淚者欲從沈吟者不忍只見眾人齊喊王爺來了那王爺喘吁吁的下了馬向年長的公主說道妹子怎這樣世界有這等怪事一頭說

一頭看文驕時失驚道你是文驕馬呀怎做起強盜來口口強盜冤乎天哉王妃驚

問是那個文驕馬王爺指着幼年公主道便是姪女的驕馬文驕是素父末子素父家教怎有這等敗類快些放手這是要見駕的事也不能便處置你的了那幼年公主羞得滿面通紅急得滿眼流淚如飛奔回帳房文驕把郡主放開王妃公主扶起亦領入帳房文驕解去紅絲套索細爬將起來拂拭灰塵向王爺深深一揖道叔岳大王在上容姪婿一言姪婿昨日自濟甯起早進京途遇猛虎射中其腹虎帶箭而逃因是欽賜的金鈿御箭不敢失落故直追至此不知這圍場內皆是女人冒昧突入被女兵鞭打姪婿說我不爭虎只須還我原箭女兵不由分說打罵交加截住去路要殺要砍姪婿欲待動粗怕傷女兵性命若不動粗又怕傷自己性命

正在兩難恰值郡主一刀砍來姪婿將鎚隔落趁手提過沖出圍去意在
禁住眾兵槍箭得脫重圍便把郡主撇下却不知是叔岳的圍場也不知
所提者是叔岳的郡主如今只求推姪婿父兄薄面情願向郡主前叩頭
服罪恕其無知冒犯若一至駕前則姪婿之罪或得見原於皇上斷不能
見原於父兄姪婿寧碎骨於叔岳尊前不敢重祖母及父兄之怒也所怕在此

家教何如王爺問眾女兵駙馬爺這些話是真的嗎眾女兵知是文駙馬小公

主又現在帳中誰敢添言造語內中還有小公主的宮女一發害怕便先
承認說駙馬爺的話句句是真別的宮女也俱承認但說那時若知道是
駙馬爺宮女們便再不敢放肆了王爺吩咐內監先送駙馬爺至府請白
駙馬陪着寡人隨後便來內監去拾銅鎚却擎不起兩人共舉方擡了起

來先拾拾不動始擎滿面失色請文驢上馬簇擁而去王爺進帳房把文

驢之言述了一遍道寡人已問過眾宮女說句句是真是他射傷的虎只

求還原箭我們還不依打罵交加要斫要殺他就明知是郡主爲一時免
禍之計也怪他不得若告到皇上跟前怕沒有便宜討得出來他因怕動
父兄之怒情願向郡主磕頭服罪郡主不便見他令向賢妃前服禮令宮
女們磕頭服罪以答之把金鈿御箭還了他撇開這事罷王妃道妾身與
姑娘俱在這裏商量沒個法兒妾身父母與姑娘翁姑合家性命俱是文
老伯救的駙馬就有不是也不便與他計較況且還礙着皇上兩宮及姪
女的份上但只郡主執性雖不願報讐却以死自誓說被文駙馬捉夾禱
抱斷無面目偷生人世郡主的執性是大王知道的方纔交給小公主先

回府去委曲勸他將來日子正長如何防備得許多看支駙馬相貌武藝正是女兒對頭不忍傷女兵性命存心仁厚可知但已尙婚公主堂堂郡主豈有爲妾之禮除了這一法又難保郡主性命這却是一件難處之事哩王爺道若提起素父休說爲郡主性命起見便平白說與文駙馬爲妾也報不來他的恩單是賢妃的父母合家性命嗎寡人的父母合家性命不是素父誰人能救况唐堯二女曾共嫁一纓也不是行不得的事現在素父之妾不是郡主嗎我們且回府看郡主之意若何若決意輕生便啓知太妃再作計較罷了於是一齊回府先擺宴款待文驩王爺致謝適間不知原委語言之間多有得罪文驩亦再三伏罪席散後王爺進宮王妃說郡主之意已定不肯偷生王爺因同大公主王妃齊見太妃啓知此事

這太妃便是陸太妃王爺便是涇王祐樨王妃便是白玉麟之女陪文驩的駙馬便是玉麟之子白圭年長公主便是太妃親女白圭之妻太妃六十壽誕婿女俱來慶祝小公主亦奉天子之命而來因太妃玉麟習武故涇王妹妃俱嫻武事設此圍場獵取禽獸以致惹出這段事端當下涇王復說若太妃娘娘許給此姻却也有天緣在內文駙馬於昨日在濟甯起身途中遇虎怎今日就得趕至此地那虎又豈有不向山野逃跑肯反進圍場送死豈非天緣太妃道你岳父一家性命俱由素父保全先帝幽禁木籠全虧素父援救其恩固大卽我老身若非素父至今一海島中老嫗而已以一女酬恩豈爲過耶

王妃止念白家王爺并感先帝太妃兼及私恩其手揮文驩目送素臣與

況公主

德性寬洪與孫女又極相好文駙馬現願叩頭伏罪將來夫婦妻妾間自

必和順孫女有七八位母姨俱嫁文家更不愁無人照拂此天緣亦良緣也當速令駙馬作伐不必遲疑涇王等遵命卽托白圭撮合文驕道姪婿斷無不從但須皇上及家父作主姪婿進京自必力求家兄轉奉家父皇上處則須叔岳奏知也白圭回覆涇王一面啓奏一面請太妃作札通知皇妃貴妃王妃便去懇求小公主小公主含羞急允至夜復大排筵宴款待嬌客豈知郡主輾轉思量在眾人前受此大辱卽因舊恩不思報復豈可反事凶人定了主意捉空懸梁竟行自縊正是

白虎初從園內死

紅鸞又向閣中亡

總評

素臣一數已將文施後事盡情透露却並未於數外添設而是日是時又恰宜占得此數此謂人巧極而天工錯

文昇一段話明爲三人總提立柱妙以似信不信也沒答應八字圓虛而靈活之鏡花水月無一痕迹可尋

寫文昇不會騎馬細極足極亦趣極人有人趣馬有馬趣各極其妙如就盆飲水踏翻水盆連衣翻起着驚而跑喜乃騾馬緊傍挨擦聞嗅而行竟躩進府直入大堂皆馬趣也由馬走躩替我拉開滿頭是汗緊扳鞍轡只怕要跌喊不要打兩手緊捧汗流滿面魂靈上身板成一片坐不下去皆人趣也竊恐顧虎頭寫生未必有此筆筆添毫之技

家人稱孩子則聽之聖公稱小學生則不悅以家人不足較也不特

不足較并不敢較一較便恐打馬便致跌壞手脚仍是寫文畀不會騎馬也

文畀敘水盆一事令眾人發笑者媚之也恐其打馬而卽事以自解并作孩語以發其笑非媚而何此寫怕打馬之極致則亦寫不會騎馬之極致也

家人云怎不識字文畀云何曾見甚匾對此寫怕跌之極致則亦寫不會騎馬之極致也不特不見匾對是怕跌卽忽然想起亦是怕跌否則一進城便有衍聖公在心何至到其門尙不知聞公爺而尙不知直至說出從古第一家而後想起也自文驢一去而刻刻怕跌卽入城而不知爲曲阜之城入府而不知爲聖公之府矣然則忽然想起仍是寫文畀不會騎馬之極致也

問文畀任家人輕薄絕口不提官位亦是寫怕跌寫不會騎馬否曰非也文畀秉素臣家教自無以腐鼠嚇人之事若因怕跌而不提則平日必開口便提而豈素父之子性哉且文氏一家幾具百官之富自視區區一職如芥子然非被小學生一激亦必不下官編修脫口而出也豈如鄉里小兒驟得一官卽滿口官腔者耶

文驢入圍場若如鄉里小兒開口便吐官腔則斷無此一場大亂矣亦由夙秉家教之故以天子之婿公相之子至死生急迫之時猶絕口不提官閣總緣平日沐浴觀感無非重天倫輕勢位篤至性廣仁術之善政善教惻隱既切羞惡復深一提官閣便得罪父母辱沒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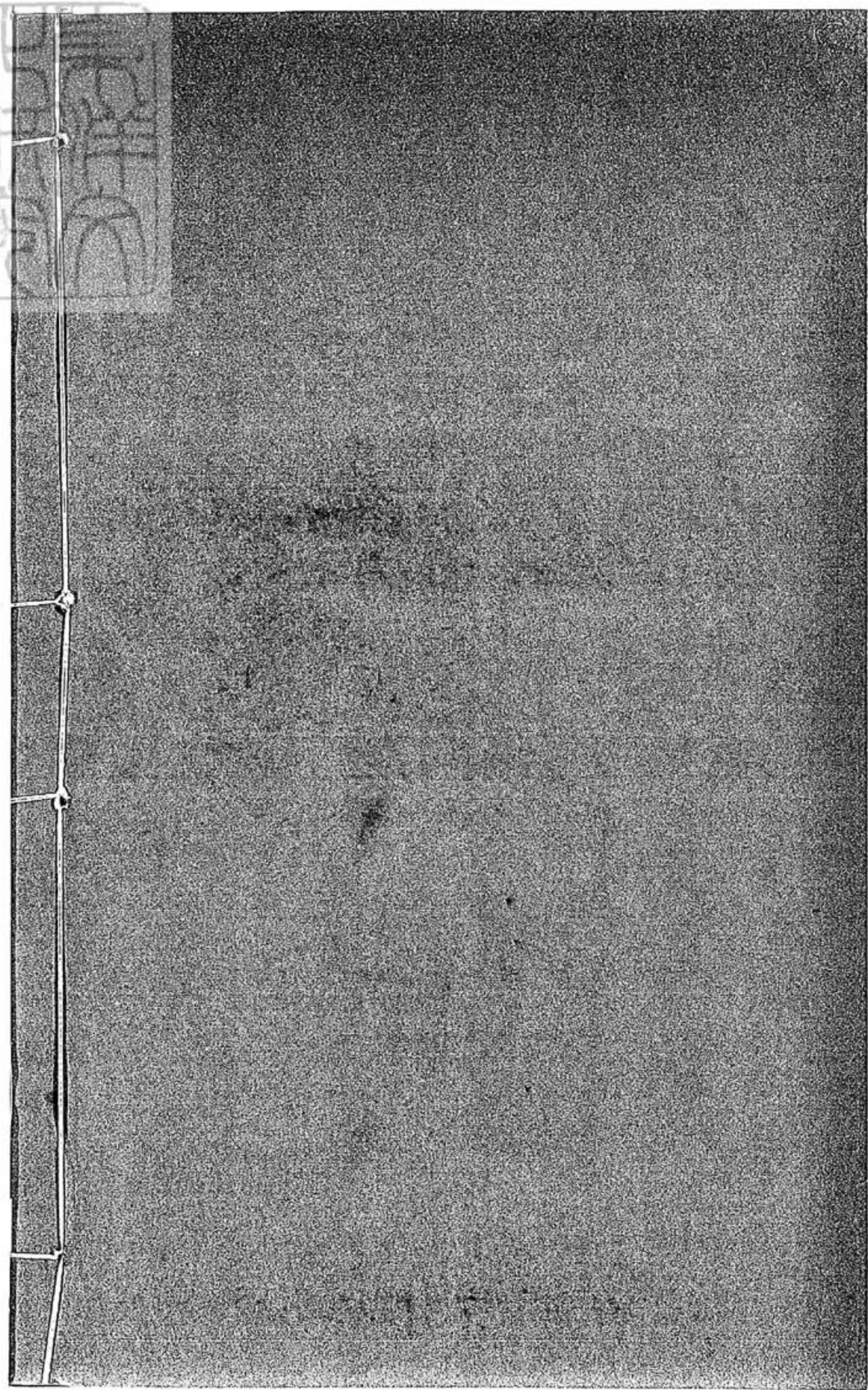
聲故直至涇王認出方始求推薄而且甯碎骨於王前不敢重祖母
父兄之怒孟子曰所惡有甚於死者此也寫素臣家教之嚴之善至
此方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文驢被擒必用小公主紅棉套索隨手涉趣之筆

一提素臣而王妃涇王太妃卽無不百怨皆空者德之感人如是古
人有黃河如帶泰山如礪之誓惟素臣足以當之



所入
圖
書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説
88(56)



奇書野叟曝言奇字卷十九

第一百四十一回

百世推恩侯伯子男遞衍

千秋異數君臣后妾同筵

小公主聞知慌忙解救幸未絕氣王妃姑嫂不消說趕來勸解連太妃都進房醫說郡主只是哭泣太妃抱在懷中一面替他拭淚一面將素臣功德及有恩於先帝有恩於己有恩於玉麟一門文駙馬不知悞犯處再三開導忽報王爺進來王爺進房便令王妃大小公主避入後房隨後文驩肉袒負荆進房跪在太妃跟前太妃喫驚欲起郡主含淚欲避奇事阻住道文駙馬聞孫女短見說雖已救轉此恨未消恐有後慮情願肉袒奇景溼王



負荆長跪受責以抵前罪以平孫女之氣太妃老年文駙馬既係臣子又屬孫行但請安坐勿放孫女遷避以伸駙馬之說以全婚姻之好太妃如言安坐將兩腿夾住郡主猶如兩條鐵片緊緊夾合休想展動分毫羞得郡主嫩臉泛出桃花無地自容文驕道卑人干犯郡主罪無可恕情有可原卑人若知是郡主而敢於非禮則其罪莫贖矣彼時郡主戎裝未有貴介之飾卑人倉卒實有性命之憂一時情急遂致冒犯若卑人知是郡主郡主亦知是卑人則兩避之不暇不特卑人不敢以手足相加即郡主亦豈忍以鋼刀見齒此辨最明若不見原不知誤犯苦情則王妃公主之圍殺文驕俱可責言更明而小公主之套索擒擊更屬無情之極致矣明如日照火然千人皆見迨後業知郡主而仍復提夾解抱則先慮為槍箭所傷後恐為刀斧所殺

性命關頭實不暇為郡主計只此一念貪生怕死是卑人實犯之罪然亦

不知為叔岳之女白老伯之外孫女也設使郡主易地處此將引頸受戮

耶抑尚求生路耶更自雪亮卑人自問以天子之婿宰相之子不爭虎而但索

原箭有何大惡而死囚強盜毒口交加刀槍箭矢凶手並舉然並不稍存

芥蒂者以其失於不知也現身說法妙同一不知在卑人則毫無忿懟在郡主

則視若寇讐恐亦非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道也男兒膝下有黃金卑

人豈肯屈辱至此一念郡主受辱非此無以平郡主之氣一念家傳仁厚

即一草一木不忍毀傷何況人命故被女兵圍殺但只架隔不敢行凶恐

雖得脫身而致有傷損也非好勇鬪狠可知女子多疑乃有鶴鶉為題之事若郡主因此輕生則

卑人之罪重若邱山將何顏以見父母惟望郡主大發慈心將背負荆條



撻之流血以全郡主卑人兩條性命則感且不朽郡主初時雖不思報復而怨忿填胸今見文驢分說明白長跪請刑把一腔怒氣俱送入瓜哇國去了只得開口道駙馬既如此說便把前事一筆勾銷責打之說再不須提快請出房便了文驢道郡主若不賜責卑人斷不放心郡主沈吟道打是斷斷不敢駙馬請起求賦一詩以見意罷了王爺便把文驢拉起替他拔去荆條穿好衣服取過筆硯令郡主出題郡主指着畫上兩隻鶴鶉文驢道郡主猶以卑人爲好勇鬪狠之徒耶因據案疾書道

毋健喙喙承悔毋逞距距招侮鬪甯勝鬪幸勝勝致釁何以平情曰思其名在鶴知安因鶉而醅雙棲不驚泊然無爭以恬吾生

郡主看畢見識破命題隱衷兼以雙棲無爭暗寓婚姻并妻妾和美之意詩復一句一轉一轉一奧如古刀劍諸銘暗暗稱歎但何肯自屈若此得毋狂蕩好色者邪因與太妃耳語卽以文驢所言男兒膝下有黃金命題文驢微笑一揮而就

男兒膝下有黃金紅粉投繯恥抱衾折檻肯垂強令項讀書會薄長卿琴芸生並育乾坤量保赤如傷父母心家教森嚴甘自屈非關情淺與情深

郡主反覆玩味肅然起敬將兩詩送與涇王道父王快請駙馬出外女兒執硜硜之見致辱君子當於公主前百拜謝罪此後再不敢萌輕生之見矣涇王大喜將詩看了兩遍點首稱贊交宮女送入後房自陪文驢出外王妃等爭看那詩嘖嘖歎賞大公主道素父家教之善駙馬秉心之厚此

兩詩盡之矣王妃道妾身恐駙馬止精武藝未嫻文墨觀此兩詩何難突過其兄駕山集乎郡主進來真個向小公主謝罪小公主緋紅兩頰一把拖住到晚間一牀睡下私語道虧妹子兩題探出心事不然焉知非好勇鬪狠輕狂無檢之徒耶次日涇王令世子厚熹護送小公主回京并令大公主同進京委曲啓奏天子及皇后貴妃只說駙馬追虎誤入圍場虎犯郡主駙馬脫郡主於虎口郡主避男女之嫌立誓終身不嫁故爲此權宜之計小公主意見相同惟求皇上矜全破格允準午膳後涇王領文驕入見太妃王妃王妃細看文驕相貌秀而有威丰神奕奕越看越愛緣圍場初見係在忿怒之時房中復見殊多酸醜之狀至此則人逢喜事氣色精神俱煥發出來兼之冠帶巍峨容止安適加以青眼相看竟像改頭換面

一般喜得王妃滿心暢快恨不得將女兒卽與成婚享受閨房之樂太妃涇王王妃俱好武藝叩其韜略更是搔着癢處將素臣心法次第發揮出來三人聞所未聞愛如活寶都感激那猛虎爲媒一日一夜從濟甯直引入圍場成此美眷如此數日計算家眷得到便日逐差人至大店中打聽此日文鳳等至府文驕驕起拜抱自縊等事照奏聞皇上之說一一述知文鳳等俱向涇王深致不安道舍弟雖效微勞何敢屈郡主爲側室涇王道小女與公主姊妹原無正側之嫌而與令嫂令弟婦九位母姨爲妯娌反是占了便宜也涇王命世子妃親往店中請各王妃公主郡主夫人至府會親於是五公主四王妃八白夫人俱赴王府其餘小輩公主及楚王郡主等皆辭謝未赴當日大排筵宴涇王妃與親姊妹濶別多年一時見

面哭笑都有單少一文鵬夫人在南馬王夫人在北不然則玉麟所生十一女俱在一堂矣郡主因有結親一事不肯出來涇王妃道在座之客五位是堂姊四位是堂嫂只有八位是文家新親又俱是你姨母有甚害羞如何可以不出見呢郡主沒法只得靦覷出見眾人俱請見太妃太妃欣然出見公主王妃俱行家庭之禮八位白夫人要行君臣之禮太妃阻住道大家只敘親誼若論起老身出身當年在尊府也不知磕過尊翁尊堂許多頭來如今得以結成婚姻僭作長親已是萬分僥倖了先帝性命都是你公公在木籠中救將出來還敢把皇帝的勢分來壓伏你家嗎於是略去君臣但敘親誼內外筵宴盡歡而散次日起身於二十七日到京鳳姐告訴文施之事文龍道施孫非橫天之相驕弟界兒既皆因虎馬得婚

則其常夢龍亦必龍爲之媒况公公等皆如此說自不妨事當於四夷各館留心訪問全表弟代界兒作伐現在修奉將驕弟之事一並奉明父親可也十一月內奉旨將涇王長女賜文驕爲次妻素臣字來說祖母甚喜與孔氏聯姻一口許下可卽爲下定驕兒之事候聖旨定奪等語十二月素臣得賜婚之旨奏謝天子諭文龍就近行聘文龍請出大媒向景州曲阜兩處關說次年二月分頭行聘自二月至四月素臣孫奮異判制皆尙婚皇孫女孫女晚則皆尙婚皇孫朮泮耕畢耜河伊湄八孫皆娶玉麟孫女侔佑兩孫女皆嫁玉麟之孫二十八年二月女鮪出嫁楚府子驕尙主八月復娶涇王郡主成婚二十九年孫甸昫剛依皆娶楚王孫女劇椿耘畝皆娶玉麟孫女縉泌皆娶天生孫女佺楫皆娶長卿孫女孫女畔汾皆

尙婚皇孫三十年孫浚暘哇劍俱尙婚皇孫女松耦俱娶楚王孫女昇娶
聖公女暉壽泓俱娶玉麟孫女梗眈俱娶全身孫女種劄俱娶始升孫
女冲倩俱娶東陽孫女楠娶日月孫女孫女前倫俱尙婚皇孫曾孫芻銘
娶日月曾孫女水夫人因銘兒成婚想起文施悶悶不悅素臣道大約施
郎已在外國締姻成婚久矣孩兒前年曾夢施郎奉命婚期孩兒夢中朦
朧許其自主因係夢寐之事未敢妄奉母親請免愁煩水夫人驚異道我
也夢有此事亦因夢寐難憑未曾提起你若亦有此夢也便奇了現在兒
孫滿堂豈猶有不足意之處緣是你嫡長曾孫未免不能忘情耳母子說
畢也就丟過一邊三十一年春間天子已爲水夫人慶祝百歲地步於賜
第旁東建公主郡主府二十一宅以居鳳鰲騏彪夔驩六駙馬男昌晶鬪

劉本來奮異判制浚暘哇劍十五儀賓西建百子府百宅以居文鵬等諸
孫將本宅正面照牆改建白礬石龍鳳大牌坊一座御題上壽母儀四字
坊柱上一聯德婉周任教同孟母東西功高北斗德重南山兩坊亦俱改
建白礬石龍蟠鳳舞之式大門上左右列二石坊左曰一堂六世右曰百
子千孫大門豎匾額改題天下第二世家賜聯曰盛朝輔弼功逾稷契
伊周聖道干城業過關閩濂洛在府第之後開一道長河引入官河於園
內萬松亭西設立水牆門自水牆門上船可直達京師張家灣馬頭整整
忙了一年方得完工次年天子正月下詔爲宣成太君赦天下一年田賦
命皇太子監國留文誼文麟輔政派劉健謝遷扈駕各部院翰詹科道監
寺衙門點堂上一員隨駕文驩督左右翼副總兵文寤文長率兵五十名

護衛天子率皇后貴妃於二月登泰山燔柴祭天望祀山川肆覲東省巡撫巡按布按兩司及總兵官員咨問疾苦存養高年省耕賜賚百姓大悅至闕里謁聖廟聖林心頭口頭俱有吟咏贊頌之意吞吐不定却苦於無處發墨落意因問衍聖公南北衣冠至此拜謁者必多自不乏長篇短什以杼仰止之誠其最佳者可還記得一兩首嗎聖公道文人墨士題咏極多既不敢塗抹牆壁又未便投贈小臣故雖有佳作無從而知有地方大吏過往朝紳通刺及臣隨同赴謁者亦多含意未伸間有所題因非傳作事過輒忘未能記憶惟臣壻文昇曾題數詩頗合風雅嘗朝夕把玩故至今不忘於心可否錄出以呈御覽天子道文昇所作自必佳勝可卽錄呈聖公恐天子題咏一切文房俱備下的立時把文昇所題七首詩寫出呈

上天子逐首看完嘖嘖歎賞道此可與其叔駕山集並驅矣朕欲頌揚聖德而苦於無從落筆故欲見一二佳作以開發朕意今見此詩復如見崔顥之黃鶴樓詩閣筆不能道一字矣卿乃幸得此快壻也耶聖公伏地謝道文昇何敢仰承聖諭崔顥詩才迥遜李白卽黃樓詩亦一時會耳天子命內侍扶起笑道卿猶襲於俗說朕非奉素父之教亦未知黃鶴樓詩之妙也

回應首回靈妙乃至無可言說

是日遍召孔氏子孫生員執事官以上各賞白金緞

疋贈衍聖公冠帶蟒衣全副白金千兩曲阜知縣冠服一襲白金百兩三月中至鳳陽謁祖陵四月至臨都朝見南部院諸臣命南工部尙書文鵬先回吳江止素臣勿遠迎渡江於中流幸金焦是時風不鳴條江如匹練遂由大江直抵江陰泊申港謁季子墓由無錫抵姑蘇古心素臣率子孫

至游墅迎駕隨幸虎阜虎阜佛寺已改為紫陽書院山長即致仕禮部尙書文雷領數百生徒迎接天子見文雷精神矍鑠道貌巍然各生徒皆雍容踴濟滿面詩書之氣且所至百姓瀆樸蓋藏豐盈山村水塢入耳皆誦讀絃續之聲觸目皆衣冠襪履之象老民老婦攜杖迎觀者俱有歡然自得之樂滿心暢遂謂文雷道朕一路所見如是非君家素父曷克至此先生得如此賢阮顧不樂耶文雷頓首謝天子賜蟒衣一襲玉帶一圍諸生徒每人緞二疋次日舟抵閩門水夫人率諸媳來迎奉旨免朝皇后貴妃接人鳳艦中握手慰勞歡洽無比小公主及郡主俱拜見祖姑諸姑於舟中賜宴天子同觀水古心素臣等幸范文正公祠墓登天平蓮華諸山於五月初一日至吳江吳江不設行宮即駐蹕新建公主府中水夫人率子媳等朝見過天子后妃即幸素臣府第水夫人迎駕天子止勿拜曰就見百年若更勞禮非優老之意也古心素臣率諸男子朝見天子饗天子於補袞堂阮氏田氏率諸女子朝見皇后貴妃饗后妃於安樂窩天子問二十六年以前素父子孫俱有名籍在宮自二十七年至今年復添丁若干素臣道臣亦不能悉記有冊可稽伏陳御覽天子看時

長子龍

田氏出 妻東方氏

子十

孫二十八

曾孫一

女二

粵晚 暎

孫女六

齊旃 敘劍

妾錢氏

旃專

長孫甲

東方氏出

次由

錢氏出

男

東方氏出

畧

錢氏出

奮

東方氏出

昀

錢氏出

昇

東方氏出

暘

錢氏出

長曾孫施

甲出

銘

由出

旆

男出

旋

甲出

鑑

由出

於

男出

旗

甲出

錫由出 旌男出 旒甲出 鈇由出 旒男出 族畊出 鈞略出

旗畊出 鉦略出 旂畊出 鑲略出 旂畊出 鏐略出

旒奮出 旒甸出 鈇畊出 旒甸出 鈇畊出 鏐畊出

雲孫祐銘出

二子麟田氏出 妻白氏 子六 孫十五 女四畊畔畊畊

孫畧 畧 畧 異 哇 畫

曾孫皓畧出 皙畧出 皆畧出 皤畧出 皤畧出 皤畧出 皤畧出 皤畧出 皤畧出

兒畧出 汗異出 的畧出 泉畧出 泉畧出 泉畧出 泉畧出 泉畧出 泉畧出

三子鳳劉氏出 尙長主 子五 孫十四 女三別則前 孫女一因

孫劍 劍 判 剛 列

曾孫國劍出 回劍出 目劍出 圃判出 凶劍出 目劍出 圃判出 圃判出 圃判出

園劍出 園判出 園剛出 園判出 園判出 園判出 園剛出 園剛出

四子鵬沈氏出 妻白氏 子五 孫十五 女三沈汾沈 孫女一娥

孫池 汜 沉 泮 浚

曾孫皓池出 盼池出 盼汜出 皖沉出 皖池出 皖汜出 皖池出 皖汜出

帥汜出 皖沉出 皖汜出 皖汜出 皖汜出 皖汜出 皖汜出 皖汜出

五子齋任氏出 尙次主 子五 孫十三 女三伴估倫 孫女一圓

孫仕 仲 佐 仇 信

曾孫國仕出 困仕出 因仲出 園佐出 困仕出 固仲出 園佐出

園仕出 園仲出 園佐出 園仲出 園佐出 園仲出 園佐出 園仲出

六子鶴劉氏出 子五 孫八 女二副副

孫剗 制 剗 劍 剔

曾孫皞剗出 皞剗出 皖制出 調剗出 皞剗出 皞剗出 皞制出 皞剗出 皞剗出

七子犀林氏出 子五 孫八 女二杏梳

孫本 朮 椿 松 橋

曾孫暘本出 暘本出 暘朮出 暘椿出 暘本出 暘朮出 暘椿出 暘松出

八子驥未氏出 子五 孫八 女二編鞋

孫末 耔 耘 耦 耨

曾孫圉未出 圉未出 圉耔出 圉耘出 圉耔出 圉耔出 圉耔出 圉耔出

九子虎田氏出 子五 孫五 女一營

孫畢 界 畷 畷 畷

曾孫旒畢出 旒界出 旒畢出 旒界出 旒畷出

十子騏未氏出 子五 孫五 女一菽

孫耜 耜 耜 耜 耜

曾孫圉耜出 圉耜出 圉耜出 圉耜出 圉耜出

十一子鷹沈氏出 子五 孫五 女一沼

孫河 泌 泓 沆 洋

曾孫贛河出 贛泌出 贛河出 贛泌出 贛泓出

十二子鯉任氏出 子五 孫五 女一供

孫伊 佺 偁 徠 仟

曾孫曉 伊出 皦 佳出 皦 伊出 皦 佳出 皦 伊出

十三子豹 林氏出 子五孫五女一 梓

孫楣 楫 梗 權 檣

曾孫矚 楣出 皦 楣出 皦 楣出 皦 楣出 皦 楣出

十四子彪 田氏出 子五孫一女一 疆

孫眺 番 膠 昞 昞

曾孫團 眺出

十五子駿 未氏出 子五孫一女一 釋

孫糴 糴 糴 糴 糴

曾孫圖 糴出

十六子鶩 劉氏出 子五孫一女一 勸

孫劓 劓 劓 劓 劓

曾孫黃 劓出

十七子鵠 沈氏出 子五孫一女一 澧

孫沖 沛 涪 汭 汲

曾孫 沖出 ○名 原缺

十八子鼈 任氏出 子五孫一女一 側

孫倩 健 偉 僑 儂

曾孫爍 倩出

十九子猊 林氏出 子五孫一女一 桐

孫楠 檀 櫪 標 椽

曾孫寵 楠出

二十子獬 田氏出 妻洪氏 子四 女一 顛

孫瞤 磷 瞳 嚮

二十一子隼 沈氏出 妻全氏 子四 女一 澣

孫法 沔 沃 渥

二十二子虬 任氏出 妻龍氏 子四 女一 倍

孫傳 保 侍 使

二十三子夔 林氏出 尚五主 子四 女一 杜

孫梅 梧 櫪 梓

二十四子驢 未氏出 尚六主 次妻涇王郡主 子三 女一 輪郡主出

孫毅 公主出 郡主出 綏 公主出

天子看完將宮冊細對道素父又添九孫男九孫女九十六曾孫六曾孫女一雲孫矣顧謂劉健謝遷道吏部擬隨駕名單朕獨將大理寺正卿改派少卿洪相詹事府正詹改派少詹皇甫留者 補見 兩人 一以便其慶祝遂親故之情一以證五十年前之事也成化六年朕在青宮為素父演滿牀笏以素父子孫必多於汾陽此兩卿之父所共聞者 屢環前事 方有結構 然彼時亦不能料其盛之至於此極也今已至三百三十九丁矣至百歲何難千丁邪此固山關除佛老去萬世之殺機 先還正意 須發餘意 亦由素父家教非經期不同房知有孕不同房雖值經期而雷電風雨嚴寒溽暑不同房國喪不同房

父母疾病不同房其良法美意有以致之也朕未會素父不知禁忌止得太子一人而疾病纏綿垂危者屢屢幸而獲免後奉素父之教漸守漸固并令子孫皆守之今且孫曾繞膝合男女而計已九十丁矣悉皆痘疹稀疎無疾病天札之事古人之所謂寡慾多男者豈不信哉諱切示人求嗣秘訣素父

二十四子除有職外已俱封侯諸孫除有職降一等為伯曾孫降子雲孫降男自初孫以下準二十四子之數襲二十四男爵與鎮國衛聖兩公吳江鎮澤平倭靖番四伯各由嫡長世襲罔替扶桑日本兩國烏斯各藏則以武勇威望者遙領之可也素臣力辭不獲當即降旨行在內閣將素臣諸孫俱封百歲伯曾孫俱封百歲子雲孫封百歲男諸孫女無封者俱賜縣君冠服曾孫女無封者俱賜鄉君冠服命行在各部製誥命冠帶限三

日內繳給賜古心孫曾無職者國子生賜諸孫女曾孫女無封者八品服俾慶壽時無一白衣隆恩異數惟水夫人素臣可受以闢除佛老之故是日天子與素臣在外敘

澗別之情皇后貴妃與水夫人等在內敘相思之況直至深更方列炬掌燈送至公主府安息水夫人因天子后妃駐蹕旁宅不敢居正寢與田氏紅豆俱避居側樓不以冥冥廢行古心素臣陪劉健謝遷居公主府門廳扈駕天

子定於初二日幸浴日園賞玩四靈初三日幸水夫人等生祠初四日幸安樂窩請水夫人講書一章君臣煮茗談心初五日慶祝百歲壽誕初六日休息一日聽隨駕及南都各官慶祝初七日回鑾次日素臣設宴北山湖心兩亭天子后妃入園至初覽亭麟鳳龜龍俱來朝見飛舞鳴躍鳥獸魚鼈唼喋繒蠻如奏簫韶如舞干羽那隻梅花神鹿更馴擾帝足呦呦和

鳴揮之不去天顏大悅各處游覽畢命將北山亭筵席并設湖心亭謂素臣曰君臣骨肉如朕與素父者從古所無素父諸夫人及皇后貴妃皆年逾耆老惟未夫人未滿六十而久在宮闈皇后貴妃患難之中既與素父日夕周旋而素父又年將及耄矣尙有何男女嫌疑存形骸之見邪朕與后妃三席南面太君一席北面素父一席西面六位夫人三席東面小駙馬坐素父席旁小公主郡主坐太君席旁以爲臣饗君亦可以爲婚姻宴會亦可以爲骨肉家宴亦無不可自此日起至初七日起行凡有宴會皆如此禮以見君臣魚水千載之一時也水夫人恐重違天子意命素臣遵旨設席天子於席間謂水夫人道朕之得見太君者屢矣皆未得敘坐細談朕之私衷實以母事太君今日之讌當若家庭骨肉之相敘朕固欲聞

太君及各夫人警欬卽皇后貴妃亦不妨與素父相問答敘述生平朕且樂得而聞之也請自朕始先與太君及諸夫人相問答然後后妃與素父相問答務期無隱以慰朕心太君一生所樂者孔顏之樂不問可知獨請問自少及今所處之境快心者幾何其中復以何境遇爲最樂乞道其詳水夫人起立天子忙慌止住因檢衽而道蒙皇上降心垂詢恩同覆載卽兒女之私亦得上達天聽不敢自嫌其褻亵妾自于歸後見先臣繼洙積學勵行有窮則獨善達則兼善之志竊以婦人終身所從者惟夫與子遇人不淑終身之戚幸先臣尊德樂義與妾同志無事脫簪之諫不煩斷機之勸此時私心實深慶幸及生兩子質雖中人性俱和順長而率教心復幸之造文白狂言致禍聞皇上愛護之深賜予之厚彼時國師司禮勢焰

方張臣妾為社稷民生起見日夕如履春冰及聞皇上幼年明聖知國本
 既固杞憂可釋其樂無涯嗣後賑豐城饑民平廣西苗獠誅逆藩而出皇
 上於險擒逆豎而迎先帝回鑾北靖胡氛南清倭亂興利除弊遂致昇平
 無一非樂境也臣妾在涿州忽得女遺珠其事雖細而出於意外兒女私
 情亦有喜而不寐者若夫生平所最樂則莫如闢除佛老去千古之大害
 開萬世之太平矣歸到作書本意古之志除佛老者代不乏人唐有傅奕韓愈宋
 有司馬程朱皆未遇一德之君以致空言無補文白遭逢聖主遂使大奸
 之去如距斯脫念及於此能不為天下萬世感激皇恩永永無極哉歸功天子

立言有禮天子道太君所言處境之樂除得大家一事為一人之私樂其餘皆
 盡妻道母道臣道聖賢已溺已饑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之道松柏不產於

培壤明珠必毓於深淵非太君之盛德曷克篤生素父以成此不朽之盛
 業耶至太君以素父之功歸於朕而不知其原則仍由於素父也朕自總
 角即受老伴之教知二氏為異端而見之不真未敢有攘斥之意成化六
 年承素父剖析邪正如別黑白頓覺此心開明時於太皇太后前微露攘
 斥之意太皇太后以惡由僧道不由佛老即僧道內亦有善有惡何可妄
 議闢除似極平心之論而實極模稜之論緣見理不精不真知佛老之惡故也朕深信太皇太后賢明兼以
 自幼卵育教誨未敢違逆聖意至成化十年為妖僧道所困太皇太后被
 素父一席話提醒此心登時棄邪歸正難平後即遣去剃度女僧拆毀佛
 殿焚滅經像日取經書玩味體認聖賢心理印證素父所言愈悔從前溺

惑不難於遣僧拆殿難於體認印證所由能由悔至惡而有攘斥之念也便時以攘斥佛老為念與朕同志

其事方得施行若太皇太后非遇素父猶信佛老則朕雖有攘斥之念亦屈而不能遽行宮中女僧佛殿經像卽不敢除何能通行薄海內外以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也哉朕非素父不能與素父同志太皇太后非素父不能與朕同志其原不皆由於素父也耶天子說到那裏不覺雙淚潸然而下皇后貴妃俱喫一驚正是

有樂而哀情若反

撫今追昔想當然

總評

文驕肉袒負荆幾於無恥而一說本意令人歎贊無窮寫素臣家教森嚴固已透頂而民胞物與之量亦和盤托出也郡主一死則文驕無顏復見父母實有所惡有甚於死之念故曰全郡主卑人兩條性命豈一死一抵之謂耶

文驕負荆一段陳說其非好勇鬪狠輕狂無檢實爲家傳仁厚一草一木不忍毀傷已洞若觀火何待兩詩而始見哉此見詩之感人性情最爲深切兩詩別無他意不過覆述一遍耳而反覆玩味卽肅然起敬甘以百拜謝罪與空空陳說一段話頭者感觸懸殊故曰詩可以興

素臣二十四子其特筆表寫者文龍以外止麟鳳鵬鰲四人鶴犀而下卽無一出筆表之者何獨表其末子曰文龍等五人其首末子驕者其尾表首尾以包其中間此定法也若但於中間抽舉一二人便成掛漏或問如所說則於孫何獨表一甲於曾何獨表一施於雲何

獨表一初皆有首而無尾且於孫又何獨抽一昇適如掛漏之謂耶
曰此又舉一以例其餘之法非可執一也至文昇則與驢施同年月
日所生既表驢施不兼表昇則削色特甚故以三人合傳法牽連表
之文施上天之時文昇卽舉三夢作一提掇迨後鳳姐云怎三個同
年月日所生云云文龍云驢弟昇兒既皆因虎馬得婚云云處處牽
連三人作合傳也於子則表六人於孫則表二人於曾雲只但表一
人此又親盡則祧漸遠漸降一定之理

太妃云當年在尊府不知磕過許多頭與前回海島中一老嫗之說
同是不諱出身微賤而此尤卑屈如此方能爲帝妃爲王母量大者
福亦大也鄉里小兒暴得富貴卽諱言貧賤時削色落采事有人提
及輒面紅頸赤甚者乃更致怨其富貴必小必不久量小者福必小
也鐵丐每不自諱可與太妃匹休故亦貴至都督富有各島
以未滿八十三人而子孫多至三百三十餘丁誠爲僅事然細按之
不過每人生五丁六丁至八丁止耳惟文麟孿生三男兩女方有十
丁此之謂奇而不詭於正

回應解黃鶴樓詩不正應而旁應不實應而虛應便覺一匹空靈如
鏡中之花水中之月匣中之劍帷中之燈宜僚弄丸公孫舞劍超超
玄箸妙手空空

五世封爵臣后同筵恩禮之隆曠古所無皆歸於闢除佛老則泰然
安之而不憂其蹶故君臣后妾共言樂事而皆以闢除爲首也水夫

人歸之天子天子仍歸之素臣則亦如風謠所云聖主得賢臣而已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奇字卷十九

第一百四十二回

二老來歸君臣同樂

雙翎未展母后俱驚

天子慌忙拭淚道提及太皇太后不覺感傷倘得同宴此亭其樂當何如哉水夫人回念舊恩亦潸然淚下天下謝道今日欲得太君之歡乃反致太君之感朕之罪也水夫人亦連忙拭淚天子遂問田氏處境之樂田氏檢衽起立天子忙止住道朕已說明不可拘禮自後各夫人凡有陳答俱勿起身但檢衽足矣田氏只得坐下回奏道夫有同心子猶率教賑饑平寇致治闢邪一切樂境皆如妾姑惟妾夫致禍未免驚心卽聞皇上賢明

實亦憂喜相半不能如妾姑之樂天知命也此外則見母於不意而慰十載烏私憂姑之垂危而得三尺瑞雪皆喜而不寐者也天子贊道憂喜相半此至情也實陳無隱是謂勿欺太君之樂天知命則孔子所謂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豈可概之大賢以下哉復問紅豆紅豆檢衽道臣妾之樂俱如鎮國夫人田氏惟豐城賑饑未得身歷幼失怙恃莫遂烏私耳此外則妾夫受盡而僥倖得生一樂也其樂大奉旨賜婚得見妾姊鸞吹亦一樂也其樂小大小雖殊而各當其時則皆有喜而不寐者敢以實陳天子道旨哉衛聖夫人之善言情也樂有大小而各當其時則同一致耳因問璇姑璇姑檢衽奏道臣妾處境之樂皆如妾主母田氏惟父母久亡而不得見耳此外則避禍於連宅勸連城反邪歸正被劫於斬逆遇貴妃志合情投賜環於豐城感主姑仁育義正皆樂境也主母田氏未氏皆以得事賢姑爲至樂倉卒奏對未及併陳合並奏明天子大喜道太君之門以夫人爲傳道之器洵不誣也勸連城以善及人也遇貴妃善與人同也感賢姑時雨化之也而且稱主母以正名分代陳情以決嫌疑孔子云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詎不信哉因及素娥素娥道臣妾之樂亦同劉氏特無勸善之雅未克遭遇貴妃耳臣妾幼失父母止一兄遣戍廣西不知生死後妾夫主自廣而歸忽得妾兄嫂之信此時私心亦嘗喜而不寐此外更無足爲皇上陳者矣天子點點頭次及湘靈湘靈道臣妾之樂悉同沈氏惟沈氏有兄而以見兄爲喜臣妾無弟而以生弟爲喜其樂在同異之間耳天子笑道同異之間乃詩情也因復問天淵天淵道臣妾之樂悉同任氏

一路聯絡纍纍如貫珠 惟性耽武事兼愛數學夫主不特德足刑于而武勇天授數

學通神奉為師資遂克長益是亦臣妾之樂境也天子道由此而推則衛

聖夫人之喜文璣衡夫人之喜算素靈夫人之喜醫敏慧夫人之喜詩而

皆得素父之真傳甯有不樂者乎特該於得賢夫之樂而未析言之耳且

朕以得臣素父為樂皇后貴妃以朕之得臣素父為樂舉朝以得友素父

事素父為樂天下以得相素父為樂萬世以得除大害於素父為樂大珠小珠

千進萬落筆歌墨舞興會淋漓 是素父一人乃眾樂之宗也奇而確 其奉素父三爵合席俱

陪一爵太君為樂母奇而創 皇后代朕親奉一爵各飲酒畢水夫人率諸媳

遵旨問天子一生樂境天子道朕之樂在得臣素父其大綱也析其目而

論其尤者則清甯被困而素父從天而下遂平逆藩此一大樂也上皇被

脅而素父泛海而出遂誅逆豎此一大樂也天下既甯而素父自牖而納

遂除佛老此一大樂也在太君素父及諸夫人自以除佛老為最樂而朕

於死生呼吸時得存已曠之廟社想望俱絕時得見太上之天顏其樂蓋

與除佛老等此則朕一人之私也水夫人道親親而仁民性中自有差等

素臣廷議原本於此 雖私而實公也皇上之樂自應以解清甯之圍出上皇於險為

最樂矣天子拱手道誠如太君明訓復令皇后貴妃與素臣問答皇后貴

妃遂同詢素臣一生樂事素臣道臣之樂與臣母略同臣母樂在夫子臣

樂在父母臣母樂得意外之女臣樂得意外之妹其餘悉同臣母之樂而

亦以佛老之得除為至樂此外則遭際太皇太后聖心開悟崇正闢邪不

為妖法所懾勸說龍生夫婦一嫁一娶不絕英雄之祀贈寶刀而誅凶有

器活金硯而探密有人得黃馬而赴遠有力攬豪傑而得臂指之助剪羽翼而衰叛逆之勢辨邪正而破達士之迷論經史而廣同人之益剖冤抑而明貞婦之心焚廟宇而絕邪神之迹亦時時得有樂境也

亦有大珠小珠千迸萬落

之臣敢遵皇上聖旨請問皇后殿下之樂皇后道本宮之樂與皇上同而天性之愛則素父療太子之病而回生起死切膚之災則素父授皇上以筆而鎮心辟邪此二事者亦樂境也素臣復請問貴妃貴妃道本宮之樂亦同皇上而遇同心之姊妹其臭如蘭此一樂也逢國手之神醫怪病若失亦一樂也天子道據皇后貴妃所言即各人之私樂亦多由於素父朕謂素父為眾樂之宗豈虛語哉所不樂者計惟老聃釋迦凶藩逆寺及諸徒黨耳

此一折奇絕

而僧道之遺俗者暫從之放赦者即無不歌咏太平含哺

自樂

復折回來樂字愈足

素父誠眾樂之宗太君誠樂母也

與豈虛語哉呼應川論語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筆意抑揚反覆百倍精神

其復奉素父三爵太君一爵朕與后妃等如前賀陪素臣力

辭不獲合席飲畢天子復問水夫人道太君一生樂事朕既得聞命矣請

問自揣生平亦有如管甯所云一日科頭三朝晏起為太君所未適於中

而欲內訟者乎

問得好

水夫人道女子當秉內則雞鳴盥漱櫛縱笄總何敢

有科頭晏起之事臣妾所自訟者一事所欲陳者一事敬為皇上言之昔

年避難蠻城妾子文白遠戍遼東妾庶媳沈氏任氏聘而未娶忽聞詔選

秀女遑遽無策悞聽長媳阮氏之言令次媳田氏改裝雙娶彼時惕息如

墜冰淵此後慚惶時懷跼蹐以似屬權宜而實隣欺罔此終身自訟之一

端也至所欲陳者前蒙皇上天恩以未氏賜文白為妻因未氏實有恩於

臣子而彼時賜姓儼屬天潢君命私情兩難違逆加以次媳田氏感恩固勸致有遷就之事實違禮教之常嗣經皇上改定禮制特旨令未氏林氏皆從本姓以杜亂宗而並妻之嫌尙未改正未氏雖屢向臣妾陳情欲退居林氏之下妾以君命所在未敢擅主夫並妻匹嫡禮教所嚴齊桓霸主尙能申明其禁今世躋上理豈宜反循叔季之習伏祈皇上俯賜更正臣妾幸甚禮教幸甚天子道采選之事乃奉行者之過皇上豈肯奪臣子已聘之妻妾哉權宜改裝似隣欺罔而實免君父之過權而合於經者也至並妻一事乃朕之過也其自今日始未夫人卽退居忠勇夫人下可改封恭讓太夫人田夫人可進封鎮國衛聖太夫人田氏紅豆俱出席謝恩紅豆并乞將文驥衛聖公世襲改歸文麟天子準奏稱歎不已是日紅豆卽撤席與湘靈天淵同席讓田氏專席席罷天子后妃輪流於香泉坐湯見紫芝石室中一隻大建盆內植着那本神芝比前更高大一倍嘖嘖歎賞芝固天下第一神芝泉亦天下第一溫泉瓊島紫芝易州湯泉迥不如也初三日駕幸水夫人生祠是時前殿已塑文龍等二十四子渾身中殿獨素臣渾身後殿中間水夫人渾身東間田氏等六夫人渾身西間獨鳳姐蛟吟兩位夫人渾身天子后妃看像復看水夫人等俱贊塑像者爲名手天子細看各像俱可移動令宮女將紅豆一像移於天淵之下謂紅豆曰此以成夫人之讓德耳回至公主府設晏款待水夫人等仍如昨日坐位席間天子問水夫人現在有無不如意之事水夫人道臣妾欣逢聖世恩寵優渥仰荷天庥子孫蕃衍豈猶有所缺望獨妾弟水雲雖蒙皇上天恩

賜號冲靖補出而生死未卜有無後嗣俱不可知常一念及即為惘然雲

孫文施亦未知存亡此二事者稍為不如意耳天子道文施福相且據大

學士奏稱素父與林未雨夫人俱卜得吉數還珠有日獨冲靖先生為可

念耳冲靖之不還可知是反逼法朕有母舅亦不知存亡計其年亦幾耄矣七十已古

稀况耄年耶反逼更足太君全德宜享全福或猶有望一正引朕則廣為搜訪均

屬冒名徒亂人意乃真無見舅之日耳一反正說不了門上傳奏有兩個

白眉老人要求見萬歲及太師爺天子心動道豈即朕與太君所念之兩

人耶天下事固未可知也虛靈活潑神吻逼肖忙同素臣出至大廳傳二老人入見

二老朝見時即陳奏一名水雲一名紀恩天子心頭突突跳盪賜坐於旁

先令紀恩細陳紀恩道臣避世洞庭湖中釣魚為業三十年前得交漁父

水雲久而知為隱士因得同志交好遂篤後沐聖澤風不鳴條水不揚波

無驚濤之恐者二十年蓋將老於漁釣矣今歲春間水雲聞皇上為其姊

慶祝百歲忽動歸思臣因久交不能為別遂與細商巢父許由之事荒遠

無稽後世隱逸之倫皆以避世亂耳當今世道昌明龜龍麟鳳異類皆知

覲光絕域遐荒外夷皆知就日而近在版圖之內同此血氣心知獨無尊

親之感實屬冥頑不靈必使避世之士感生觀光之念幡然况聞皇上數

十年殷勤求訪聖母之弟臣知有姊入宮蹟頗相類藉此一覲天顏倘得

仰慰聖心亦足將野人芹曝之意兼慕公相功德之崇古今無匹水雲復

述其姊學識幾於女中之聖遂并動識荆之念故結伴而來耳必使避世之士俱有

識荆之念方是超越皋夔至人天子道聖母生年月日音容笑貌及入宮始末因屢經姦

人言認久已傳播老人有何確切憑據使朕不疑紀恩道臣姊入宮臣祗

五齡一切生年月日音容笑貌俱不能記憶妙便知從前之謬惟隣姬以臣為姓

紀世居賀縣父為土官有姊被俘入宮與明詔相合此俱旨認者所同而臣姊被

兵時匿臣於廁此已非旨認者所知以香囊佩臣袴帶此更非旨認者所知則臣所能記憶

者臣亦不敢必聖母之果為臣姊但不敢如姦人之旨李為紀耳天子驚

喜道汝囊猶在耶曾否帶來紀恩於貼胸解出香囊呈上道此臣姊遺念

臣終身佩之何敢遺失天子一見淚即續續下急在胸前解出香囊比對

花式一毫無二逕起抱持大哭道不意今日得見真舅也至孝所感理應同見真舅是煉

石補天法紀恩跪地亦持帝足而泣天子扶起命將紀恩之座移近御座旁謂

素臣曰昔年李旺李貴章父成等重疊冒認補筆皆不言置廁及佩囊事此

惟朕及太皇太后兩人知之耳朕昔謂甯受百欺冀獲一是謂見正史故於彼

不言置廁及無囊者亦恐其幼而遺忘不敢遽疑迨至攻訐敗露俱見始

知其偽今吾舅指事既真佩囊復合甯復虞其偽耶水雲道紀恩與臣交

三十年深知其人塵視軒冕若有希榮冒澤之念亦不待今日始來陳奏

矣天子點頭謂素臣朕舅與素父之舅同志相契其賢可知前欲得不賢

之舅而不可得今得舅而且得賢舅何樂如之昨與太君等互言樂境今

太君素父與朕各加一樂矣回環宛轉自成文章素父與舅宜無不認識者何不抱

持一泣乎素臣道臣別舅已六十餘年鬚髮容顏俱異昔時未能全識惟

炯炯青瞳與臣毋無異水夫人之目於此一見且臣舅非比元舅有可假冒因在御

于現在何處二人陳奏紀恩只八十一歲水雲已八十九歲紀恩有一子二孫一孫女水雲無子而有四孫俱在舟中天子親封紀恩為慶元伯襲端僖公爵即賜居迎恩里章父成原賜府第一子為錦衣衛同知二孫俱為千戶一孫女賜鄉君品服詔行在各部趕製誥命冠服令紀恩率子孫孫女入見皇后貴妃欲賜水雲官職堅辭不受因以吳鳳元田宅給賜賜四孫入國子監讀書令素臣陪至鎮國府見水夫人水夫人等俱辭后妃回府老年姊妹重逢水夫人喜極淚至沾襟古心素臣拜見亦淚涔涔下

獨水雲不下淚

田氏諸媳率同合府眷屬拜見水雲接水雲四孫至府設席權晏

次日天子除去講書茗戰前旨復晏紀恩三世於公主府水夫人復晏五湖祖孫於安樂窩一面令人打掃鳳元官房將一切應用之物搬運過去撥兩房僕人伏侍席散即親送五湖歸第水夫人至上房慨然道此鳳元夫婦所居不特鳳元駢首異鄉而元氏之歿亦已三年矣回憶同居之情能無惻然也邪五湖道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此愚弟所以飄然長往也人事之變兒女之情一切放棄始得保其天年故態一觸即發遂不服計昨水夫人之已天年百歲也昨見吾姊用情太摯指沾襟之淚今復戚戚於他人之成毀得毋稍不自愛邪水夫人問古心素臣汝舅之言何如妙此等接筆矯如游龍古心道無端之哀戚俱足傷人母舅之言是獨善之意多故全是素臣道情發於性情滅則性滅矣母舅所云人事之變兒女之情一切放棄似踵老莊之誤此由知性但母親年登上壽禮載百年日期頤似但當頤養而不必更計他人之成毀母舅之言宜可採納此由愛母故半是水夫人道汝既知情滅則性滅而復云年至百歲即但當頤

養水雲古心不足責故但責素臣素臣之說破而二人之說蓋粉矣此擒賊擒王法也是百歲以後之人皆可滅情

也滅情即滅性如槁木如頑石雖生猶死矣人物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

四性流露即發為喜怒哀樂之情西銘所謂民胞物與皆此情之相為維

繫無一刻可解而釋也情不釋則性不滅性不滅則人之所得於天者不

至枯亡至死而仍還天地方云全受全歸使年至百歲即當釋其情而於

人物之休戚不相關切則生機日減死氣日增年歲愈多生理愈削將以

何物歸還天地反不如速死之為愈矣精理名言絡繹奔赴入之五子近思錄獨為最上禮所謂

期頤者但不任作勞耳豈專嗜飲食而窒其靈明也邪知此方可與讀禮書載舜

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禮載舜葬於蒼梧之野若執百

年期頤之說則應四十載即禪位於禹但安頤養不應至五十載猶南巡

狩以死而葬於蒼梧之野矣以書証禮如十委地彼以天下為任故不特以心運之

而并以身勞之今我不勞以身而可并不運以心乎夫所惡於佛老者自

私自利異於吾儒胞與之量也若絕其情與老氏之無搖爾精乃可以長

生此即五湖之言之意佛氏之無色聲香味觸法何異汝知擯斥佛老而顧使汝母

從佛老之說豈百年以前當萬物一體感而遂通與天地相似百年以後

當冥頑不靈四端俱滅與禽獸相似邪一經說破便如破腹滌腸臭穢一時盡去曾子云而今

而後吾知免夫一日未死即有一日存心養性之事汝欲汝母修之畢生

而墮之末路邪古心素臣慌忙跪下極口認罪素臣更通體汗下說道孩

兒因母親高年不宜哀感故欲參以母舅之說而不自知其昧於大義也

水夫人喝令俱起復言道此復破素臣不宜哀感五湖保其天年之說子游云人喜則斯陶陶

斯咏咏斯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
 之謂禮子思云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人非聖人孰能中節有禮以品節之
 使無過情無不及情乃漸至乎中節也愚不肖不知品節賢知者不屑品
 節應陶而咏應咏而舞應愠而戚應戚而踊淺深不同皆過其情之分或
 并至應喜而愠應愠而喜尤反其情之正不知甚矣佛老懲世人之溺於
 情一切放棄而并絕夫情是因噎而廢食也人之有喜怒哀樂如天之有
 春夏秋冬未可偏廢汝知憂能令人老指不宜哀感說樂固不能令人老邪至理名言
 惟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則氣不鬱而得舒一字以禮
 品節之而皆中其節則氣不竭而得和一字一夜全性以此保身亦以此
 不特不傷生而反保身極創而實極確以上皆破素臣之說而即以破五湖吾弟於人事之變兒女之情一切
 放棄以保天年者也愚姊則於人事之變兒女之情一切不放棄亦得保

其天年

以下方獨破五湖

此則修短之數定之於天而非人力之所得而與也去

自己正是

若以形骸而論則吾弟鬚髮皓然而愚姊髮止頰白吾弟容顏

枯瘠而愚姊肌膚豐潤吾弟之步履飲啖亦皆不及愚姊

帶出百歲老人精神矍鑠是雙

管齊下

此豈放棄一切之效耶吾弟之兩姪皆有同志則亦放棄一切者

矣何以年未及艾而溘先朝露

但破五湖則現已八十九歲故必兼破其子然後得保天年之說粉碎矣

亦愈

知年命之有定而非屏情之所能矯矣荷蕢曰鄙哉硜硜乎孔子曰果哉
 末之難矣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豈能強吾弟之面如吾面乎因吾弟屢
 念同懷百歲幡然來歸有天性忽感之機人情未絕之兆故不憚反覆言
 之名教中固自有樂地甯必絕人逃世以放棄倫常戕滅情往始得保其

天年也哉五湖垂涕而言道孔子曰老而不死是為賊此老莊名目五湖祖其說故以自認

八十九歲以前弟誠天地之賊民也請自今始奉吾姊訓以終身矣全德應有

全福五湖不來固是缺陷來而不備然改轍亦是缺陷故放筆直寫至此水夫人喜道吾弟真心見矣昨日愚

姊與兩甥淚涔涔下未得賢弟之一款歎一太息也請為吾弟擴而充之

循循善誘人不生於空桑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

極吾弟遠適異地而置祖父祠墓於不問歲時祭祀闕而不修者多矣惻

隱之心毋乃措亡而不一擴充邪吾弟即放廢一切而陸居非屋水居非

舟無以存身何獨忍棄父母魂魄所依骸骨所藏之祠墓一日不食則知

飢一日不飲則知渴何獨忍闕父母歲時馨香之祭祀子媳亡故則知傷

感諸孫幼稚則知鞠育何獨忍忘父母之劬勞孔子曰眾生必死死必歸

土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孝子以父母

所遺於吾身之氣感格父母發揚於上之氣祭之時洞洞焉屬屬焉如或

見之有吻合無間者矣故伯有無後即為

厲鬼若敖絕祀致歎餒而吾弟不忘友于之誼顧鮮明發之思何邪吾母

之生吾弟也產時血暈幾致捐生產後失調遂成痼疾其愛吾弟也病則

目不交睫痛則手不停摩飲食則先含哺而後舉箸衣服則先裹護而後

開箚偶離則爽然而驚聞哭則惕然而恐以晚年得子故較愚姊之愛為

更深而吾弟乃忍棄其祠墓而悍然不顧邪現在父母墳墓祖宗祠宇俱

修葺完善明日當率諸孫展謁女生外向承接宗祀必賴子孫嗣後皆吾

弟之任矣勿更膜外置之以漸滅天性中惻隱之良心也五湖聽到產時

血暈一段水夫人聲淚俱咽觸發天良淚如泉湧性語而咽淚出之如仍不觸發便非人類

及至聽完即伏地大慟道由垂涕而泉湧而大慟一層深是一層至大慟而天良乃全見矣吾姊以萬物

為一體而弟視父母若塗人豈特天地之賊民實為父母之賊子痛思前

罪萬剛猶輕弟若不即填溝壑當廬終身以稍贖前愆此華屋非弟所敢

居也水夫人垂涕同古心素臣扶起安慰道吾弟既悔前罪欲行今是只

宜堅久而不可銳急一悟以後最要加功禮載五十不毀况耄年乎但當守此正念

時時提醒常惺惺法使仁孝之思油然而生可也是晚席至五湖即不用酒肉

至夜沐浴清晨率四孫去謁拜祠墓不題初五日天子后妃俱至府慶祝

大君百歲內監呈上壽禮是御題匾額女聖人三字聯曰

百年人瑞 萬世女宗

又長聯曰

五玉躬桓信穀蒲列五百冕旒五福筵中圖百壽

一堂子孫曾元耳萃一千眷屬一人膝下頌千春

小款俱是己卯仲夏恭祝鎮國衛聖仁孝慈壽宣成文母水太君百歲上

壽又加仁孝二字如徽號然恩榮至此極矣皇帝 董沐拜手謹題因水夫人前見御款驚懼

已甚且不許常懸故於皇帝下空二字不填御名又賜不款式長聯一副

兄弟叔姪曾孫雲初爵分五等更無數儀賓駙馬宰相尙書真字內公

卿之府

子午卯酉辰戌丑未名占三元兼許多經魁傳臚探花榜眼洵人間科

甲之林

天子向素臣道朕不更備多儀盡內心之敬竊附以少為貴之義矣素臣感激奏謝道皇上為臣母免天下一年田賦建諸宅第坊表費逾千萬今更賜皇言褒寵逾分臣母及臣頂戴銘刻雖世世子孫啣環結草何足仰報萬一哉是日拜壽儀注天子欲加隆於前因水夫人力辭仍依前禮祝後設饗古心素臣陪宴天子於補袞堂水夫人等陪宴后妃於月恒堂宴畢天子問素臣得舅之樂素臣道臣既樂得舅而臣舅感臣母一席正論以逸民而化為孝子此則臣樂外之樂也天子急問正論云何素臣備述一遍并五湖廬墓之意奏知天子瞿然道真聖主此論豈特令母舅當汗下通體即朕亦如冷水澆背矣朕年來頗有倦勤之意欲傳位太子以就安逸幾何不為佛老所笑耶處處點出正意舜德無異於堯故堯為倦勤之說禹德

微遜於舜故舜有蒼梧之崩况朕之太子迥不及朕者耶此兩日當燕笑款洽以博太君之歡回鑾後即與兩令郎勤政不敢有暇逸之念矣午後古心奏辭為五湖廬墓之計天子復命設宴日升堂仍如前日禮四面圍坐令置神芝於中間光彩煥發五色中更暈出碧綠紅藍深淺錯互諸般光影照得梁棟几筵并各人面目衣服俱分外光輝飛越不定天子歎賞無已道朕邀太君福庇倘復得十年之壽仍如兩度見此神物素父八十朕必親祝亦於此日登堂可也詩囑後期妙在前文屢囑屢驗素臣奏謝不敢當小公主腹中忽痛貴妃紅豆文驢俱奏辭率宮女攙扶入內天子向水夫人道前聞長君有八子五女二十二孫十三孫女六十九曾孫二十一曾孫女兩雲孫兩雲孫女共一百四十二丁合之素父三百三十二丁共四百七十

四丁今若更添一丁連素父兄妹去五百之數止少二十二丁現在懷孕者多此月距八月尙九日文施在外或更生有子女至太君壽誕或不甚相懸耳加以諸媳諸孫媳諸曾孫媳雲孫媳諸男女甥外孫外曾孫外雲孫一千眷屬數且不止古人有一夜夫妻八百丁之說雖無所考而亦豈必無之事哉朕所知子孫之盛者素父而外惟白卿然已數未及半太君一百二十歲大壽朕來慶時處處子料後事妙在前亦處處逆料也知太君子孫且滿千丁合外姓計之將不止二千丁也豈非曠古獨盛者耶素臣道現在子嗣之廣莫過於干珠臣以六妻妾而得二十四子干珠以一妻而得二十八子次妻金蟬復得四子蓋遠勝於臣矣天子驚異道朕知干卿孿生多子不知其多至此也現有孫曾若干古今其亦有以一妻而得二十八子者乎

素臣道國初有賣蛋者以一妻孿生而得三十六子較干珠為更盛特其孫曾反不及三十六丁之原數干珠於去歲即已得孫曾一百一十二丁矣天子道彼賣蛋者一發無餘固不足論干卿以一妻一妾而得子較多雖若勝於素父而總計孫曾則止三分之一仍當以素父為極盛也仍歸

盛素臣收轉正意

天子正與素臣問答只見文驢愴惶而來滿面失色天子急問

莫非公主有產厄文驢道公主幸喜平安只所生者非人是一扁毛怪物天子皇后及在席諸人俱喫一驚正是

鶴翅昔聞封宰相

鳳翎今見裹儀賓

總評

君臣后妾同筵俱以除滅佛老為最樂惟天子后妃關係君父廟社

乃有相等之說可見佛老之必當闢除而闢除之功在天下萬世無與倫比也後世聖君賢相有志於斯樂者必於此書乎得之

言樂一段將一百四十一回以前所作所爲全數重提歷落而出與後百齣戲文一副杼柚兩樣花色千呼百應以結束全部一百五十餘回之洋洋大文也古人之文無不結束而欲如此層層結束出奇無窮者則目所未見允推第一奇書

水夫人生平自訟者只此兩事其品何如而並妻一奏遂使天子德妙轉圜君臣皆無失道夫婦協於常經豈不懋哉緣世道至此時無事不致其精居其正存此一失亦爲白璧之瑕故并磨而去之

自除滅佛老後千祥百福靡所不臻天之所以申命君相者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此二老未歸爲天子及水夫人素臣心中一不如意之事故必使其幡然來歸以慰君相之心此補缺陷天之五色石斷不可少者也况治道之盛不能使避世之士幡然動覲光之念猶非曠古今而無匹故必寫至二老來歸而後極治道之盛此謂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水夫人正論不特使古心極口認罪素臣通體汗下五湖伏地大慟天子冷水澆背天下後世有志於性理經術孝親仁民者俱如暗室得炬絕渡逢舟兼如快刀破腹盡出腸胃滌去臭穢之氣颼颼乎兩腋生清風矣入之五子近思錄中猶爲第一等格言裨官小說云乎哉左國史漢云乎哉

除滅佛老去殺機而廣生機則天之報以福祿必以多男爲第一義而近理着已說來已令人有疑而不能遽信者故歷舉子孫之盛於素臣者以明之如干珠賣蛋者是顧疑者卽信而所以報素臣者意復相左此法之難於兩合者也妙在天子結末一段將賣蛋干珠一意抹倒仍歸其盛於素臣天意人心不觸不背宜僚之九公孫之劍超超元箸妙手空空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奇字卷十九

第一百四十三回

毘羅袈裟見者驚爲怪物

荷包珠帕拾卽獻入官司

水夫人等俱隨皇后入內貴妃迎住道不意公主生一怪物本宮恐驚皇上欲令宮女埋却駙馬不敢說必須奉知太君及素父故只得并奏皇上水夫人道是怎樣一個怪物妾當一觀貴妃道竟是一個大扁毛畜生黑漆漆的只顧動彈恐久留不得亦怕嚇了太君還是埋却不看罷水夫人道就皇上而論可謂聖世固不宜忽見妖肯卽妾家亦不愧清門驕孫與公主均無失德據理而論必無妖孽之事

見明識定乃能鑿鑿言之

文驕因領至院內

皇后看時見血泊中裹着一大團黑毛無頭無足魑魅的亂動嚇得面色
煖青往後倒退水夫人近前諦視命收生婦把黑毛劈開收生婦大着膽
用手擗捨却裹得緊緊的再撕不開反直滾進裙袴中間來收生婦手抖
縮身不迭水夫人用杖撥之却一撥便開漆黑兩翅齊向外翻中間露出
白玉也似的嬰兒呱的一聲一張小卵朝着空裏雌出一泡尿來直雌有
六七尺高如細珠亂撒而下喜得皇后貴妃紅豆文驢及一院中人俱
花眼笑水夫人急命收生婦包裹細看黑翅竟是極大一隻燕子但無頭
尾兩足與肉耳因向后妃說道昔宋朝楊億生時身裹鶴翎亦將棄而復
收今此兒身裹燕羽乃祥兆也妾子文白生時夢玉燕投懷先臣夢空中
現長發其祥四大金字此兒祥兆或有繼其祖武之意未可知也

何顧卷
首神龍

掉后妃俱言有此奇徵必膺大福文驢忙去奏聞貴妃紅豆俱從大驚變
爲大喜看着包紮聽着屋上鳳凰百鳥和鳴之聲與孩子哭聲相間而發
滿心快樂難說難言包紮畢俱重至日升堂懽宴天子與水夫人互相道
喜貴妃向水夫人謝了又謝道若非太君豈不白送了一個好外孫的性
命太君子孫從無天札之事卽瞞過怪胎只說落盆不收豈不苦壞了公
主天子道太君子孫從無天札豈有怪胎然非太君亦斷不能明見怪異
而力決其非怪也太君旣許繩其祖武可卽命名長發以符元鳥之祥素
臣不敢上僭求別賜名天子笑道君臣魚水至此乃復有嫌耶昔孟嘗君
田文生於此日易長爲譽兩取其意可也天子謂貴妃江華王新生郡主
與嘗發同庚可將他兩個嫡表姊妹聯了姻罷貴妃大喜說妾亦有此心

天子遂令皇后貴妃與田氏紅豆各遞一交杯自己與素臣亦遞一交杯復令后妃奉水夫人一爵把親定下天子后妃俱因喜事分外歡暢談笑飲讌直至起更方罷次日紀恩及扈駕諸臣南京各部院俱來慶祝天子頒下儀注各官向北四拜三揖水夫人東向側坐但檢衽不回拜水夫人因紀恩係元舅不受拜紀恩打三躬退其餘亦立受其拜而不坐古心素臣文鵬文驩答拜設宴補袞堂吏部尙書廉介存道世兄猶憶濟甯封舟之事耶惜水余二兄俱未隨駕不得共提前件也聞那日菲筵減半以賜乞丐其爲有心之賞識耶抑以爲不義而姑示棄置耶素臣道世兄知乞丐爲何人耶卽都督鐵面也如以世兄之賜爲不義則後在東昌飽飫官厨者何意耶介存驚訝道原來是鐵都督徵時之事以兩貴人一大貴人

邂逅一舟奇矣而遊戲其間者復一貴人則尤奇也點睛弟久欲乞骸因師

母百歲已近故畱此爲慶祝之計明日聖駕啓行卽當面陳也劉健道皇上因得了外孫明日赴公相湯餅之會已改期初八矣介存與衆官復向素臣致賀皇甫畱道小姪父母見背不及與此盛典生母是必來的秋間當命小兒隨同慶祝素臣道令堂年已望七萬乞阻止皇甫畱道生母感老伯大恩誠心叩祝是斷然要來的洪相道家父也是必來素臣道尊公年更望八豈耐長途辛苦賢姪斷宜勸阻洪相道小姪也勸過家父說當年老伯訛聞家父有病徒步入京我豈可惜此勞頓不親祝伯母百年大壽素臣道那時愚與尊公俱在盛年不特愚叔勇於行役尊公爲我一封書信亦跋涉萬里今以及耄之年而執昔時之見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之道也在座俱稱歎無已正席散後卽設小按於湖心亭衆公卿有未見四靈者無不欣喜歡賞紀恩道野人向樂雲水而薄軒裳今觀此氣象乃知勳華之盛非巢許所得夢想也

一部莊子片言盡破

是日文寤文長因欲扈駕回

京亦進內叩祝細水夫人令文鵬親遞三杯酒張順宴於西宅門廳次日天子后妃俱赴湯餅會看洗三朝天子皇后俱出金珠入水添盆惟貴妃伸手向腰間面色忽變皇后問故貴妃道妾有一對金元寶藏於對包今止存一包那裝元寶一個荷包竟失去了因取那包中幾個金錢放入盆中洗過了三上起席來只覺不甚適意天子道一對元寶事極微細當此喜日乃復介意耶貴妃道那荷包是妾當日親手繡的未便落於人手非專爲元寶也素臣道此時道不拾遺如在行宮及此宅中所失早晚自必

尋着獻上若在路上所失只消回鑿時令人閉心尋訪亦可必得也初八日回鑿從萬松亭西水牆門下船古心素臣文鵬文驩在御舟扈送水夫人率諸媳陪侍后妃舟中皇后貴妃俱不敢當却因此別不知後會何期而水夫人精神更比自己矍鑠遂不阻止送至鎮江方苦苦辭住各人流淚不能爲別貴妃與璇姑相好更自執手泣然道皇上雖有十年之期太君壽正無涯獨愚姊不知能復隨來與賢妹再見否璇姑道昔舜三十徵庸堯已將二女下降則娥皇女英之年大約少帝舜十歲上下耳而舜之南巡二女未從則其時亦皆將百歲今皇上至仁大孝同符虞舜娘娘與皇后恩同手足嬌美娥英時值貞元之會卽臣妾一門亦俱邀福庇得享長齡况皇上與后妃有不並登上壽者乎屆期臣妾當預購陽羨之茗慧

山之泉復與娘娘白戰談心也貴妃被涕為笑道賢姊不特善言德行亦喜於說辭者矣大家握手叮噓而別極力敲實天子因小公主新產在蘇

州卽打發文驢先回至鎮江又止住古心文鵬惟與素臣渡江至揚州鈔

關泊船令對面設榻如清甯宮在枕上談說往事曰昔人云談虎色變朕

此時覺烈火寒冰臭穢刀劍諸怪異如剝肌膚也船過淮安關始饒素臣

別醇約癸未年親視素臣道倘臣母與臣邀皇上福庇復有十年之壽再

見天顏恩寵已極至微臣犬馬之日何足勞皇上玉趾臣斷不敢奉詔天

子只得允辭道屆期當遣太子代祝至己丑年則先遣賢子孫眷屬於此

月回家慶祝朕於八月正誕親祝可也重重疊疊詳約總妙在前之屢約重疊埋根也說畢回顧

陪宴之劉健謝遷道年當耆老而約至十年人壽幾何兩先生得毋等其

貪且愚乎

切合情理而更以敲實後期尤極靈妙

劉健謝遷回奏昔黃帝堯舜之壽皆逾百

歲今時之盛邁於唐虞臣等有以決皇上之必膺上壽也素臣精神與皇

上相似宜與周尙父召公同壽宣成太君則童顏黃髮視聽不衰步履如

昔其壽殆無可涯量聖駕往來慶祝正未有艾妙妙繁花之舌甯止己丑年之一

度耶獨臣等蒲柳之質屆期恐未能復隨皇上躬逢盛事耳天子道兩先

生精神雖稍遜於素臣而過於朕多矣己丑之行更與兩先生定約屆期

同來可也總是敲實後期天子別過素臣與后妃由水路進京差兩名內監從南

京鳳陽往山東一帶原來路上尋訪荷包內監走至鳳陽縣地方見許多

人圍在一座山脚下稱奇道怪疑是荷包拍馬上前見數十鄉民圍着一

頂花花碌碌又像冠又不像冠一件又像衣又不像衣的東西從內監眼中看出妙

問那鄉民說是這山坡塌下倒出木匣一個內藏此物大家都不認得

然則

僧道之除滅也久矣內監下馬提撥起來翻覆細看俱不知是何物仍放在地只見

遠遠的有兩個老人扶杖而來口裏說道這樣太平之世有甚怪物待我

來看及走近前一看便笑將起來道這是和尚戴的毘盧帽穿的袈裟怎

沒一人認得因四面一看說道也怪你們不得你們都只二三十歲的人

故此認不得了舉起手中拐杖連打那毘盧帽道利市利市且打掉些悔

氣眾人齊問和尚是什麼東西怎麼穿戴此物又是怎樣悔氣老人道你

們鑽出娘肚皮來就過着利市日子不會經着這悔氣物事那知道從前

的苦處即帝力於我何有之意把手指着道那遠遠的不是皇陵皇陵這邊有一座

大寺寺裏有數百和尚在內看經拜懺說是替皇陵懺悔超度的眾人道

怎樣叫做寺怎樣叫看經拜懺怎樣叫懺悔超度和尚到底是甚東西越

纏越妙見禍害久除影響俱無也老人道一會子和你說不清頭妙妙正妙在說不清頭也兄弟你接

着說說罷那一個老人便道寺是木頭磚瓦砌造起來的大房屋經懺是

佛造下來的說是念誦看他就替人把彌天大罪都懺悔掉了超度到西

方極樂世界去逍遙快活其實影子也沒有的事和尚本是個人只把頭

髮鬚鬚鬚掉了便叫做和尚有的光着頭不戴帽子有的戴着帽子却不

是毘盧帽這毘盧帽是大和尚纔戴裏眾人俱詫異道這樣說起來和尚

原是個人了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怎頭髮鬚鬚都好鬚掉的有黨

正家有塾方便鄉農皆知孝弟之義猗歟休哉又怎樣叫做佛怎樣叫做大和尚和尚是男人還

是女人呢老人道佛是古來的和尚住在西方造出經懺騙人家錢財的

一句道破胡寅所云使人棄捨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棄捨其財以與人者是也。假說有道德有法力能替人消

災作福其實是惡不過的東西無父無君與禽獸一般的村老皆知其罪勝子瞻子由遠

矣。大和尚就是和尚裏面假說有道德有法力七七八八就要成佛的纔

戴這毘盧帽披着這袈裟大和尚和尚俱是男人尼姑纔是女人也與和

尚一樣鬢掉頭髮放開了腳穿着和尚一樣的鞋子一會子看不出他是

女人的衆人道這尼姑既是女人又與和尚一樣打扮想是和尚的妻子

生下男來便是小和尚生下女來便是小尼姑了。想頭不錯老人道和尚假說

不要妻子尼姑假說不嫁丈夫都棄着父母出家另住和尚尼姑私下原

做夫妻生出男女來俱弄死了不敢存留的衆人都不忿道怎父母都好

棄掉兒女都好弄死的這和尚尼姑不比禽獸更壞了他們做些什麼事

可也識字讀書耕田種地的呢老人道和尚尼姑識字的多種地的少識

了字就學念經拜懺說騙人錢財不讀我們讀的書的皇陵這邊大寺裏

數百和尚個個喫酒喫肉偷婆娘養小廝無惡不作寺半邊就住着尼姑

與和尚往來姦宿毫無顧忌的那尼姑更是往各人家穿房入戶說是掠

非偷盜財物布化米糧牽引婦女入寺燒香去與和尚通姦或是得人財

物勾騙良家婦女與他姦淫也是無惡不作的這事未遠三四十年以前

那家不受和尚尼姑的禍害嗎衆人都不信道和尚尼姑這樣作惡鄉村

裏就不動公忿呈送到官官府就沒訪察不拏去處置任他是這樣胡爲

的嗎那先說話的老人接說道當初的人都是着迷的也像如今的世界

嗎點現在我們兩個少年時就受害過來一年的糧食分半年給那和尚

尼姑還攪得你一家姑媳妯娌不和夫妻子女失散你們說呈送到官可知那時官府也像如今的官府嗎點睛都向那和尚磕頭搗蒜的奉承還敢

處置他嗎眾人愈不信道官府都向和尚磕頭這不反了世界麼老人道

稀罕官府連皇帝老兒還對和尚磕頭哩眾人內有一人扯了老人一下

說有公公在那邊靈動老人聽着內監一眼道這兩位公公年紀也不滿三

十不知從前之事這害人的和尚尼姑是當今大賢大聖皇帝萬歲卽位

大聖則可而言以大賢皇帝足矣而必添萬歲酷肖村老口吻聽着當年掌朝一位大賢大聖文老太師

的話大賢則可而并非云大聖宰相足矣而必云掌朝口吻逼肖纔得除掉的從前的皇帝那一朝那一

代不向佛菩薩大和尚磕過頭來內監們似信不信的道咱們年紀小懂

不得這些古話老人家只把這兩件東西是怎生藏在山裏到如今纔現

出來的緣故合咱們說知咱們因遺失了一個荷包還要趕路去找尋哩

老人道如今世界不要說荷包就是金珠寶玉也沒人要的妙公公們只

消向原來的路上找尋至這兩件東西藏在山裏却有個緣故三十年前

奉旨除滅僧道有信邪的人便把佛像佛書僧衣僧帽都埋藏起來以為

後日復興這教的章本到得後來家家豐足戶戶安甯比有僧道時節百

倍快樂又有塾師講說孝弟辨別邪正人人都知僧道是極惡之物便漸

漸把私藏的佛像佛書僧衣僧帽都起出來燒燬掉了藏者自行起出燒燬方是根株悉拔

這兩件僧衣僧帽也是前人藏下想是本人早死了未及起出燒燬老天

憐念後世人怕留這禍根特地坍塌出來的你們快取火來燒掉這悔氣

東西內監道你這老人家說話不明白半天講的和尚尼姑怎又說滅甚

僧道這兩件是大和尚穿戴的什麼毘羅怎又說是僧衣僧帽

內監忘記袈裟故但

說毘羅老人道和尚就是僧僧就是和尚和尚叫做男僧尼姑叫做女僧

非漏也道是道士另是一樣衣帽與和尚俱是邪教這毘羅帽袈裟雖是大和尚

纔穿戴也叫做僧衣僧帽公公們若要知道那道士的打扮及凶惡之虛

須得坐下好待我老人家細細說來內監道你只這們說咱心裏就明白

了咱有事去也不要聽那道士的出處了眾鄉民便去取柴討火內監等

上馬自去直尋到曲阜地方方知已經土人抬着報官

好世曲阜縣驗明

是宮闈之物由衍聖公奏繳進宮去了天子於六月二十日回京見各省

紛紛奏報各府州縣百姓呈請前往吳江慶祝宣成太君百歲壽誕吏禮

兩部合奏許每州縣分四鄉每鄉派一老民前往慶祝文龍文麟避嫌不

敢要旨候皇上親定天子親筆批准每鄉二人赴祝不必攜帶賀禮其來

回車船廩餼俱由水旱驛站應付擇了二十五日出行吉日令諸王子太

孫皇孫皇子妃皇太孫皇孫妃文龍文麟諸駙馬儀賓及古心素臣子孫

在京為官者俱挈眷回南慶壽各部院監寺衙門堂上官每衙門派出一

員及素臣之親友在京在外欲回南祝壽者俱給假限并各省文自布按

以上武自總兵以上各委員慶祝各外國久經奏準許每國派正使一員

從使一員內有國王國母國妃奏請者國王許帶隨從二十人有同國母

國妃者各加十女人正使隨從四人副使隨從二人着戶兵工三部太僕

光祿兩寺派員前往料理彈壓欽定初一日內外大臣慶祝初二日親初

三日友初四日外國國王國母國妃初五日本家眷屬初六日外國使臣

初七日餞國王國母國妃初八日餞各國使臣初九日合族慶祝初十日
本府給事官員及下人慶祝此十日內筵宴犒賞亦照慶八十之例俱動
內帑外賜銀十萬兩爲各省鄉耆宴犒之用

惟除佛老之功爲曠古無匹故天之降福君之恩寵亦曠古無匹總以欽動後世之能言距七月底各處慶壽及派來部寺各員俱

楊墨者言涉浮夸而意極深遠矣

集吳江自水牆門外一里起北至蘇州閶門東至松江崇明大海南至烏
鎮平望俱泊滿船隻初一日京外官祝壽依欽定儀注水夫人亦止立而
不坐古心素臣文龍文麟亦仍答拜祝畢卽設宴補袞堂正席後卽設園
礫於初覽湖心北山三亭賞玩四靈席散各官卽告辭回京回任初二日
諸親到者男有涇王祐樨吉王祐秩衍聖公李東陽洪文徐武白祥龍生
熊奇劉如召水唐余玉冰干珠關蘭未洪儒東方旭田寶任喜馬玉皇甫

繼昌沈瞻父子五湖祖孫共二十七位女有涇王妃吉王妃孔夫人白夫
人兩靈勇夫人翠雲碧雲龍夫人劉夫人水梁公妻妾余夫人田夫人干
夫人關夫人未夫人東方夫人馬夫人皇甫太夫人任太夫人金枝晚香
沈夫人姑媳共二十一位慶壽畢內外筵宴外邊定涇王首席吉王次席
聖公三席俱南面涇王因是玉麟之壻聖公因是東陽之壻俱不敢坐聖
公復不敢與二王並坐欲推東陽首席玉麟次席二人又不敢僭吉王五
人復讓五湖齒長分尊推遜不已素臣道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
姓爲後聖人之裔列代爲賓請三位仍依原定以尊王一以尊聖李兄
請西南面第一席僉坐白兄請東南面第一席僉坐席皆上正席半席三
位卽皆可無嫌家母舅係家母胞弟有主道焉北面居中愚兄弟左右退

後一席其餘各位序齒東西正坐內姪表姪皆就旁坐各位以爲何如長卿等俱稱極當涇王聖公命移李白二席俱上正席一席之地馬玉皇甫繼昌亦皆退各席後半席方各坐下裏邊定席涇王妃因有母姑愈不敢坐亦是水夫人主意定兩王妃一公夫人三席南面龍夫人西南面第一席僉坐白夫人東南面第一席僉坐俱上正席一席之地翠雲西南面第二席僉坐碧雲東南面第二席僉坐俱下半席其餘序齒東西正坐鸚鵡退後半席小沈夫人旁坐水夫人北面中席阮氏田氏分左右退後一席璇姑素娥湘靈天淵紅豆分左右更退半席外邊涇王敘起文驢射虎之事道駙馬一日夜卽追下五六百里且虎不向荒野逃避而突入槍刀叢密之圍場致成婚媾豈非天緣聖公道駙馬之得婚乃虎媒也同日小婿

之得耦則以馬媒因將文昇不善騎馬踏翻水盆跟車不去之事說出

道若非此馬何以得成婚媾乎衆人大笑五湖道吾甥神勇何外孫非馬亦

不能控馭邪素臣道昇孫與其叔驢其姪施三世同年月日而生昇稍諳

文藝而全不知武事驢稍諳武事而尙略通文藝施兼文武而皆少遜於

驢與昇又自幼各有奇夢驢常夢虎昇常夢馬施常夢龍虎馬之夢已應

惟施未卜死生爲可念耳長卿道令曾孫之聲如鳳鳴之和稱帶此富貴

壽考之徵吾兄其勿憂也亦是姻婭而不稱親翁友誼篤故也復問雙人道弟垂絕於甘露

庵中蒙太夫人從空垂手今太夫人已作古人未得稍報涓埃此耿耿

耳雙人道先母在京蒙嫂夫人逾格相待情理兼至弟以性介不能容物

蒙吾兄屢爲排解弟之中心耿耿耳此補筆虛始并道聞此事係柯渾令甘

露庵僧人下毒柯渾從逆已受國法此補筆在虛實之間此僧人者得毋漏網邪梁

公雙人俱道僧人善成因窩頓婦女捐販事發柯渾欲滅其口用擦腎囊

法只一板便打死了此補筆實報在柯渾之前矣素臣道長卿兄有許多輔養

聖法致君堯舜功業在後何渾善成豈能為害邪始升等都點頭稱善吉

王道親翁在長沙不稱姐夫以新禮故病勢之凶幾於不起倘那時設有不測或成

痼疾此時天下不知竟作何狀先王每言至此即如履春冰此亦豈減洪

親翁甘露庵之厄邪玉麟道大王知親翁此時之危而不知前此陷於李

又全家亦幾致不測或成痼疾向以神道令姊之功亦何減余太夫人邪

此明縮洪儒道親翁知又全之險不知前此卧病小弟家中亦幾致不測以

神道大王等知前此之險而未知後此之險也親翁蕩平廣西稱親翁因其甥女為

素臣於五日內趕八千里路進京至蘆溝橋聞訛傳皇上凶信從馬上驚

仆於地那時若一口氣不得回來即成不測矣長卿道孟子云天之將降

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

所為大王等所言諸險皆天也將以大任降之而歷試諸險也致一世於

上理開萬世之太平皆賴此一人而肯令其不測或成痼疾邪前以素臣解長卿之

險此以長卿解素臣之險暗作縮合吉王等都點頭稱善自長卿向雙人道歉起至此另是一篇古文有整齊法有參差法有

兩對法有雙縮法有串合法有蟬聯法有咏歎法而兩點頭則點睛法也男客在外面敘述往事女客在裏面

亦數說生平此又是兩對偶中間作一紐法白夫人道昔年妾身夫婦欲以一女為親翁

妾而不能令乃九女為親翁之媳孫女外孫女復得聯姻在當日真屬夢

想所不到辭妾聯姻雙起龍夫人道妾身是立志不嫁的被親翁一席話喚醒今

兩女兩孫女亦得聯姻也是夢想不到之事此單頂東方夫人道妾身亦

是願為小星而不得今亦子女皆為婚姻此雙頂辭龍夫人道妾身亦何

嘗不願為小星但一出於口即被親翁斬釘截鐵的回斷了此單頂辭妾

又仍是干夫人忽然淚下飛娘道干夫人緣何忽生悲感文法玉兒本難

出口却因喜日下淚萬分不安只得實說道如此曲折不特活變兼合各

位太夫人俱不存形骸之見各言當日隱情妾身亦何敢自諱龍太夫人

東方太夫人但有其言馬夫人雖結花燭尚未同牀蟬聯獨妾身則同牀

共被寢起月餘儼然以小星自居矣乃忽變主人為冰人雖因有異夢復

就新婚而含羞抱愧實志銜悲蓋終身無已時也此亦專頂辭妾而冰人

紅瑤道妾身亦為太師爺說夢中自任冰人故曲從父母之命至今亦抱

愧不已此即頂冰人二字白夫人道親翁一生不肯為自己撮合而專喜撮

合人此專頂辭妾姑娘小女干夫人外在席如任太夫人皇甫太夫人關

夫人不是皆由親翁撮合的嗎金枝晚香齊道妾等若非太師爺固終身

淪賤任氏皇甫氏宗支不由此絕乎先老爺夫人猶及見子登科甲諸孫

繞膝皆太師爺所賜也鵲鸞道妾身雖不由太師爺撮合而黑夜救援得

遂原盟比撮合之功更大小兒廁職中書為兩公子相公屬吏妾時囑其

小心奉命一報君恩一報太師爺之德也此上皆言撮合而報德德字馬

夫人道妾本感德以太師爺為恩父今被禮書制定不許結拜瀆倫奉太

君之命重新改起口來反覺難以為情像母親與姑娘原是姑嫂稱呼究

竟還該略禮論情心上纔得安呢玉兒篋姑亦以心上不安求仍原稱鸞

吹亦請仍稱母兄不作伯母世兄稱謂此上皆言不安水夫人道辭婚作伐不過

不悖於禮不愆於情何足為感先王因人情而制禮禮即情也惟品節其

過與不及耳禮即情也各位之不安皆過於情者也正當以禮節之使本

生與假合判然分途乃得其心之所安即有感激之念原可默存於中並

行不悖也不安由於感德感德由於辭妾撮合三意本屬相生故以水夫人一論總結之各夫人俱點頭稱善自

夫人開談起至此另是一篇古文有雙起法有單頂法有雙頂法有雙頂

而分作單頂法有活變法有蟬聯法有拖逗法有縮合法有總結法而以

點頭點睛與前兩點頭映射使兩篇古文并作一篇古文分之則雙珠并之則合璧真奇文也玉兒篋姑却俱離席向水

夫人襖衽道妾有一事冒瀆求太君恕其無知方敢上陳說罷齊跪下去

慌得水夫人直立起來田氏等忙上前攙扶各夫人俱出席動問何事奇

一生離合悲歡處

百齣笙簫金鼓中

總評

表嘗發始生之瑞與首回素臣始生之瑞作一縮合是絕大章法而

元鳥呈祥水夫人嘉賞天子命名其表之者至矣前評以但表一首

孫甲為舉一例餘之法讀至此而始知亦是舉首尾以包中間之法

素臣之孫雖尚有來者而就書而論則嘗發實為末孫於子表六於

孫表三於曾雲表一亦合漸遠漸降一定之理

毘羅袈裟立意之超妙總論已詳言之而鄉人之糾纏內監之鶻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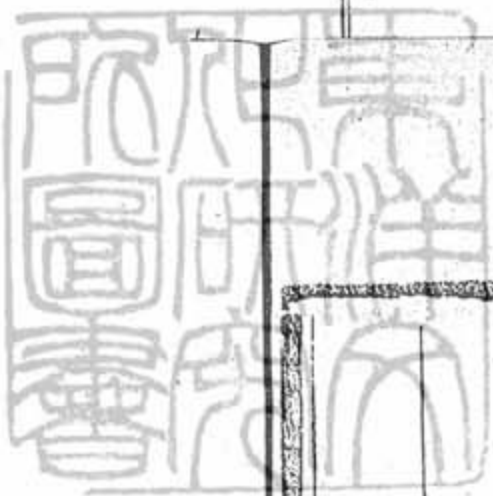
更寫到盡情處也不特毘羅袈裟不識并和尚尼姑僧道等名目亦

俱耳所未聞細與講說尚不清頭更何慮其教之隨滅隨起老人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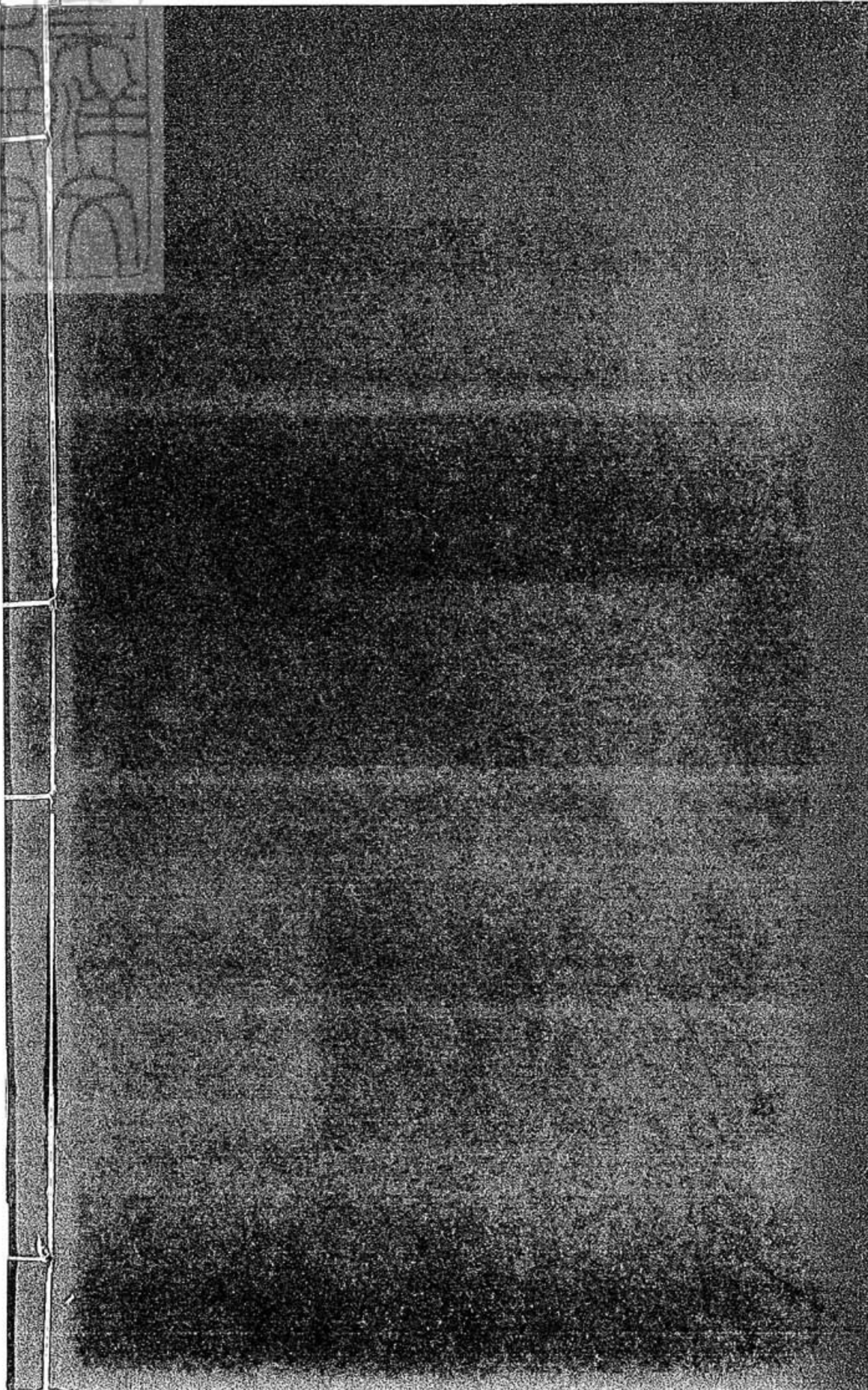
家家豐足戶戶安甯比有僧道時百倍快樂兼有塾師講說孝弟辨別正邪人人都知僧道是極惡之物便把私藏的起出燒燬可見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之後全在明先王之道以教之根株方得盡拔不至有逢春發芽之事此作者之微意也故特表而出之

慶百歲壽天子隆恩曠典不可枚舉其尤重者四條率后妃親祝一也赦天下田賦二也許天下鄉耆往祝三也并許外國君臣四也此四者不特曠古所無亦豈臣子可受而作者操筆書之不以爲嫌者緣佛老之禍幾千百年流毒至深且酷而一旦廓然清之致吾君於堯舜置斯民於衽席聯萬國爲一家非此曠古所無臣子不可受之隆恩異數不足酬曠古所無臣子不能爲之大德崇功故振筆書之而不以爲嫌也惟佛老之害大故作者之憂深惟憂之深故感之切惟感之切故報之奢其所望於後之聖君賢相者至矣極矣蔑以加矣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吾於此書亦云

宴內外親戚兩段說話成兩篇文字而於中間下二語作一紐便成一篇文章其文法已分注書內敘述生平印證心蹟大意又在結束全書層層鈎鎖也又豈特百齣戲文始將生平事逐件重提也哉前此後此同此法者尙多皆百齣戲文之蒿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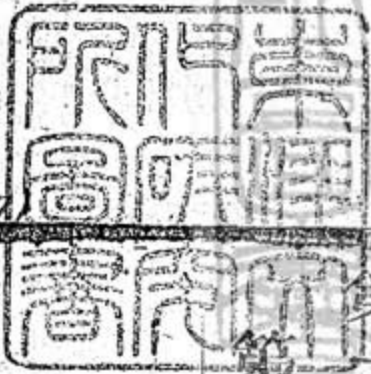


所入
圖
書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説
88(57)



第一 奇書野叟曝言奇字卷十九

第一百四十四回

戲文一百齣將生平事逐件重題

男女五十雙把座中人當場現扮

玉兒篋姑俱不肯起來要求水夫人應允方起必有私事干求水夫人道兩位夫

人自沒有越禮犯分之事老身依允就是亦疑其有私事干求拉着杖也要跪下嚇

得兩人慌忙叩謝起來說道賤妾等因感才君太師爺生成之德無可圖

報製一部樂府備述太君太師爺生平德業垂教萬世妙選伶童用心教

習欲於太君壽辰演扮以佐一觴因府中從不演劇知性所不喜而民間

春秋所報許演白兔荆釵殺狗琵琶諸孝義之劇以發人天良意頗相類



故先請罪然後陳情伏乞太君鑒納水夫人心中甚是不悅却因兩人費盡心血資財為博自己歡心若反加責備未免不情且已不作孫女稱謂

即是尊容雙雙跪地宛轉求告引罪陳情尙有執辭亦無拒絕之理難拒絕在

此若但論心血資財千壽衣百子裙前此何嘗不責備耶只得說道優伶雖自古所有然大禹之戒甘

酒嗜音有一於此未或不忘是以皇上及寒家俱守此戒今既承二位夫

人費心勞神不得不勉承尊意但演過之後仍乞帶回并祈即為遣散勿

令仍聚一處誤彼正業或至貽害於人也仍是責備拒絕之意玉兒篋姑道妾等亦

知此意故選五十童男五十童女指定夫婦以便將來配偶在場演劇亦

無男女擁抱之嫌太君如憐妾等苦心或於喜慶之日常試裝演以發人

忠孝節義之思固感大德即不常演亦乞於太師爺八十壽誕太君百有

十歲壽誕一為演扮以盡妾等孝思處處預期平時即作婢僕使用不特不貽

害人并得各受栽培變化之德若令妾等帶回則仍未蒙太君許允也水

夫人道一班子弟何用百人之多所費不貲老身益不安矣篋姑道費雖

不貲事由眾舉妾夫婦未出一錢但製此百齣樂府耳男女百人出於干

親家兩家聯姻可知其聘師教演衣飾樂器諸費則各峒主多寡不同均有所出

以太師爺誅滅毒蟒無不感激故必欲稍舒其意至子弟雖多尙不敷用

難以再為減少也水夫人道樂府傳奇不過數齣數十齣耳何以多至百

齣賢夫婦之心血盡矣篋姑道因慶太君百壽故人與齣皆取百數且非

百齣亦不能約略生平也水夫人只得允受各夫人俱求觀樂府篋姑命

侍女取來大家圍看書面簽貼聖母百壽記揭開先看戲目上寫着

聖母垂謨 賢朋言志 遊學寓杭 雨隄逢故 溺湖救美

入谷誅凶 古廟盟心 貞援拒辱 破壁開籠 感恩酬妹

京邸思親 東阿遇俠 誅僧驚檄 醫痘籌婚 訂妾臨危

赴友錯信 搗臺脫俠 貢艘劫妹 批鱗得禍 賜簪承恩

俠客贈劍 舊友解圍 聖母微服 良朋寄書 異瑞冢嗣

改裝雙娶 夜火寶音 宵驚俠女 窮途遇友 幻夢擒狐

王宮得僕 黑夜援貞 看佛屠僧 誅凶救俠 客邸見母

公堂觸閣 三處空房 一門聚首 斃獾闢洞 發藏賑飢

雞籠除怪 閩縣碎神 擊石出鬼 入窰看花 俠女天來

佳賓雲合 夢雪奇冤 檄驅淫鬼 因婚破敵 遭風得珠

金視回生 錦衣受死 東宮見聖 官邸謁岳 遼東誅孽

廣西破妖 覓峒逢親 療瘋救女 醫癆賜配 宿廟夢神

孔雀埋金 虎彌受蠱 縣令棄官 親王下榻 豐城招安

上林設筭 明遞私書 預伏內應 滅濬班師 誅狗定峽

匹馬入宮 隻身戡亂 誅逆迎鑾 擒王靖虜 涿州得女

郡主成婚 分兵滅浙 遣將平倭 賜婚遇妹 占鰲蟠龍

九歲巡方 八肱愈病 坐紅紗帳 登狀元臺 圖收日本

囊括扶桑 舌戰除邪 風移集瑞 活佛授首 死骨成灰

四靈護母 一龍戲孫 馬為月老 虎作冰人 百歲開筵

萬方同慶 五等錫爵 千丁介壽 骨肉奇逢 恩榮異數

眾夫人看過目錄復看開場一齣家門大意先稱贊道真火作手突過東
 嘉矣鸞吹素文懷着鬼胎怕有洪儒公堂褪袴獻臀醜狀直看到赴友錯
 信一齣方得放心金枝晚香見戲目有看花名目把老臉覺得通紅及看
 齣中註明紮縛衣袴不露肌膚又無翻牝做肚擊牝作聲等事心中一塊
 石頭方落下地水夫人暗忖看花受死兩齣俱不可演寫各人心事靈妙復問各
 齣內生旦攙挽擁負者甚多生只一生旦非一旦何能免男女擁抱之嫌
 且百齣內有八十齣生脚之戲恐亦無此鐵漢堪任獨勞也篁姑道妾等
 因此二事頗費心機思得容貌相似者通融演扮恰好購有孿生兄妹二
 人面目豐偉氣概昂藏可令互換扮生當場辨別不出既可節勞復不致
 有男女擁抱之嫌也細當下各夫人高興要先演數齣水夫人不能却只

得應允各夫人恐點多了戲水夫人厭煩議定三正席兩僉席一主席各
 點一齣白夫人等互遜一會公議龍夫人先點飛娘道就是妾身上場先

獻醜罷生動兼合飛娘生性因點了一齣俠女天來白夫人要看女婿當日得意看

花之狀便點了登狀元臺入情淫王妃因母親點了女婿的戲亦用蟬隨手聯法

就點了虎作冰人轉念却懊悔不過更入情吉王妃知素臣在府養病之事

却未目見遂點了親王下榻亦入情孔夫人見白夫人等俱點女婿便也點

了馬為月老亦入情亦蟬聯水夫人讓各夫人不得因想念文施遂點了骨肉奇

逢亦入情即一點戲亦不草草如此子弟已紮扮停當各夫人吩咐不必叅單水夫人亦

免去叅壽加官細吩咐垂簾場上先設假牆窗檻鑼鼓聲絕一生扮素臣

一旦扮隨氏扶出場來作暗中守候援救之狀隨氏憂疑素臣指數道應

在卽刻了忙將手中丸藥揉碎書壁解說與隨氏聽只聽颯的一聲兩扇窗洞開一個武士戴着銅面裝束得如天神模樣落在房中隨氏大驚素臣大喜便伏在武士肩武士飛身一縱已上牆頭跳落入場去了隨氏驚異一會悄悄閉上紗窗作人內叫喚了鬟下場自去場上層層疊疊架起牆屋至下場之處更架一層高牆那武士背負素臣出場從牆跳屋從屋跳牆如履平地直至下場之所跳上高牆方是戲房內人接將下去登時把眾人都看呆了鸞吹道生旦相貌喉舌關目神情固屬佳妙那假牆有七八尺高高牆更有丈餘裝武士的身上背着一人猶且跳躍如飛除非龍親母方能恁這點小孩子得以如此飛娘道妾身如今亦不能矣須請問于夫人玉兒道這是妾姑所教亦演練至一年方能如意正說時場

上已將各牆屋拆去另設蓬門武士背負素臣出場作上山之勢至門三叩一旦塗面扮黑兒開進武士放下素臣入內易服出來髮挽烏雲綾帕束腰湘裙覆足說是靈報司仙使嚇唬素臣黑兒改扮武士擦着鮮血心肝素臣微笑回答飛娘假怒拔劍劈桌雖是預做定的兩撞之桌却做得靈捷如真的一般一劈分爲兩半素臣笑而致辭飛娘跪而謝罪俱與當日情形無異直至敘述生平素臣正色拱手侃侃相勸那一番說話雖與素臣當日大同小異有曲有白亦非一直說下而指意不差剴切無比場上的飛娘掩面悲啼忽然暈倒席上的飛娘亦復淚潛潛不能注目矣宛生到得假飛娘救醒轉來哭述前事追悔願嫁然後改裝一同下山真飛娘之淚已點點滴滴落滿衣裳第二齣正要上場被飛娘喝住是飛娘道以

後做完一齣待咱們議論過了然後出場優童答應下去飛娘道入情入
 理之言不由人不痛心酸鼻太君及各位尚有淚落况妾身之親聞正論
 深悔前非者乎親翁說血氣有盛衰人命有修短等語如今都驗出來了
 不是重提兼作勸諭既縮前文復補後事巧法兼備情文相生奉恩君已死十年妾身血氣迥非昔日現
 在有諸媳孫女孫媳早晚伏侍痛癢抑搔若立志不嫁豈免孤身一人獨
 卧荒山膚癢骨疼無人摩撫淒風苦雨獨自傷心之概耶至臨終無殯葬
 之人死後無祭祀之主尤足傷心者矣篁姑道本以博太君之歡反致下
 太君之淚龍夫人更加傷感賤妾開罪多矣水夫人道歡樂之劇雖足怡
 情豈如悲苦之詞感人至性惟能使人下淚乃足暢心也因復命開場一
 生扮素臣病容數宮女扶掖就榻楚王回府問病紅豆督率諸宮女煎湯

煮粥晝夜伏侍之狀卽接演病愈設席忘憂賜環兩才人歌詩侑酒素臣
 和詩楚王擊節卽於席上說出豐城之亂素臣痛哭辭歸楚王愴惶再勸
 正在兩難忽接抄報楚王素臣俱喜餞別落場扮得素臣初如病鶴後若
 游龍伏榻則奉倩之傷神題詩則青蓮之逸興聞信則元直之痛心閱抄
 則士雅之擊節神情意態頃刻變換而紅豆之憂勞楚王之憐敬兩才人
 之愛才眾宮娥之奉命俱曲曲摩刻宛轉關生眾夫人擊節歎賞吉王妃
 問紅豆與當日情景可能相似紅豆道摹擬逼真豈特相似而已次演狀
 元臺一生扮文麟朝見天子親賜三杯御酒宮女爲披紅插花走馬入宮
 登狀元臺眾宮人先代后妃嬪御次及自己圍繞求詩文麟揮管若飛各
 宮送至下着菓品隨意飲啖筆不停揮題完復見天子并見后妃賜宴加

獎太皇太后遣宮女求詩復於席上一揮而就天子大加稱賞各宮俱出潤筆將太后后妃所賜明珠等物宮女爲之納懷貴人以上縫於袖內其餘裝入小車天子親書真狀元三字以賜撤蓮燭送歸到得東華門御河橋上上皇遣騎追至文麟就馬上題詩復馳賜玉椅玉案然後回府那扮文麟的本是清秀映了幾杯酒下去桃花上臉更覺可愛摹寫天子后妃各宮女驚喜羨慕之態頓令席上各夫人俱憐愛非常白夫人開了笑口合不攏來涇王妃亦嘖嘖歎美不已次演馬爲月老一生扮文昇騎着一匹小川馬上場忽慢忽快的由馬走踱至踏翻水盆那馬便如飛的奔突直馳下場後扮聖公夫人母女坐着轎車出場亦一小川馬駕轅文昇馳馬忽驟而出一見轅馬便依戀不去從人持鞭呵叱文昇喘汗害怕轎內喝止鞭逐進府下車時馬復突進演至聖公出陪謁廟謁墓題詩回府議親書帕許定姻事方纔落場衆夫人俱失笑問孔夫人喝止鞭逐時想已爲擇壻地步孔夫人道那時只怕跌壞了一個美秀孩子豈知已是翰苑中人直至下車時馬復突進方起擇壻之念小壻那時若早說出門第姓名便早畱進府矣白夫人道這是太君及親翁家教合門子弟沒一個知道自己是國公宰相子孫現有駙馬儀賓狀元榜眼等官職在身的衆夫人俱極口贊歎涇王妃方知文驢甯受宮女等打罵不通門第之故點睛次演虎作冰人三旦扮涇王妃大小公主一旦扮郡主衆宮女內監引導擺圍獵獸已得獐鹿雉兔等物忽一帶箭猛虎突圍而入將郡主銜在口中王妃公主內監宮女俱失驚追救一片雪亂一生扮文驢持鎗直上將虎

一鎚打悶在地從虎口中拉出郡主王妃等高叫勇士留名欲酬以金帛
 恰值涇王聞信飛馬趕至認出文驢欵回王府郡主因被提拉男女之嫌
 痛哭不已王妃愛文驢才勇又憐郡主苦情遂與涇王商量議婚內則大
 小公主苦勸郡主外則白駙馬苦勸文驢各俱應允文驢入拜太妃王妃
 然後落場涇王妃惟恐洩漏當日實事演扮出來自一出場即心頭跳起
 直至郡主銜入虎口方纔放心暗忖若當時據實奏聞今日便須演出提
 夾抱辯許多醜狀豈不差人臨末演骨肉奇逢一齣一旦扮番國公主因
 夢見天賜乘龍之婿醒來無賴偏倚闌干凝望天宇一生扮文施跨龍而
 出攬搭假牆之上文施從龍爪掛落公主面前龍即騰空而去公主又驚
 又喜令宮女奏知番王番王及妃俱至叩問文施知是中國文太師之孫



俱各大喜畱住宮中令番相作伐欲將公主招為駙馬文施不允一夜夢
 回家中拜見水夫人素臣稟知其事水夫人素臣俱於夢中許允嗣後番
 相復勸文施方允即日成婚然後扮出水夫人百歲大慶番王同妃率婿
 女外孫偕至吳江慶祝骨肉奇逢水夫人慨然道據戲看來齣齣俱是實
 事獨此齣託之空言乃真戲也反逼眾夫人道後日即是番王們慶祝焉知
 不實有其事正逼水夫人道無論番王即番國中有收留者此番亦必偕來
 聞此次無國不至番使苦爭朝貢之期為貪看千祥百瑞乘此之便自無國不至耳至則豈有不先來見
 我而必俟慶祝之日者乎大約此子已不在人間矣極力反逼眾夫人皆起勸
 慰水夫人道老身已久置度外諸夫人勿介意也俵賞下去五十雙男女
 齊來謝賞水夫人命學生者近前道眉目身材俱如一人自今歲歲豐收

家家康阜緣何尚有以兒女鬻賣者其價必不貲矣玉兒道每男五十金

每女百金然皆再三勸說方肯收價緣聞送入太君府中故皆踴躍若平

常欲買一僮一婢亦不可得也此問答必不可少一見治道之盛一見德感之深而民富如此猶鬻男女其罅漏不

可不水夫人問何故玉兒道廣民感激太師爺恩德深入骨髓說若非太

師爺無論這幾個小孩我等及父母久作刀頭鬼矣兼聞太君仁聖故爭

先送選一以報德一以承恩耳湘靈道這些孩子相貌秀雅聲音清越是

千夫人妙選之力其關目生動音節諧暢必由教師廣省乃有此等名優

邪篁姑道教師係蘇州名手然止教得一半其神情氣度關合入微之處

則由於新出兩個時髦一名康海一名楊慎皆深於律音善於文章不特

陶鑄子弟化鈍為靈亦且加點樂府變俗為雅若專靠賤妾原本優師教

習便應減色矣湘靈道康對山曲勝於崆峒詩則弱於崆峒此已成名宿

矣楊狀元則係現今時髦有此兩人潤色自更斐然然非賢夫婦之錦心

繡腸亦無從而潤色也天淵道文章係康楊兩狀元之力武事又屬何人

適演小駙馬出場身分錐法俱有師傳非止縱跳輕捷亦由於千太夫人

所教邪玉兒道妾姑止教令跳躍之法其各樣武藝皆由妾夫及妾妹教

習妾妹因新產未來到太師爺八十壽誕必來補祝也又是補筆兼以天

預期水洩不漏天淵道文武皆得名人真傳宜乎擅絕一時矣水夫人見日已將酉問外邊

男客已散命設席於湖心亭賞玩四靈別時至補袞堂復賞神芝各夫人

道景星慶雲每日常見補筆此間四靈則不能常見復諳約後期欲觀全劇

并賞此神物也水夫人應允大家歡喜別去次日諸友慶祝外邊是申田

王恕劉大夏元領戴珊金品馬文升匡中袁靜鐵面尹雄聞人傑施存義
 連城屈明袁作忠林平仲邢全汪歸儒蘭文余共二十位裏邊元夫人金
 夫人匡夫人鐵夫人尹夫人連夫人邢夫人蘭太夫人原封楊淑人焦孺
 人共十位且道這蘭太夫人楊淑人焦孺人是何友人眷屬蘭太夫人即
 蘭文余之母了緣尼僧楊淑人即李又全妻楊氏焦孺人即又全妾三姨
 焦氏特封苦貞孺人者俱感素臣之德遠來慶祝因是日女客甚少故請
 來同席外邊一概南面定心真首席宗貫次席廷珍三席餘俱敘次排坐
 袁林邢三位以武職未開府歸儒文余以齒幼官卑俱不敢正席乃東西
 列坐裏邊亦一概南面敘齒定楊氏首席楊氏抵死苦辭道賤妾罪人之
 裔向為奴隸只此八字便見定席者之古道可感可泣蒙太君高誼許其侍坐已屬曠典敢與

諸夫人論齒邢因改定元夫人首席連夫人次席鐵夫人三席餘敘齒排
 坐楊氏坐了第九席焦氏退後半席外邊成之無外知道內有子弟係關
 蘭夫婦所製曲本昨日曾經演過必要求教時雍道恐太君裏面要用還
 是改日為妙無外道只求教四齣演完即送進裏邊演唱素臣只得進稟
 水夫人發出戲箱眾人看過全目素臣請照席挨點心真點了批鱗得禍
 道此素兄致身首業在席只王馬兩公目擊弟等皆係耳聞今見優孟衣
 冠如見叔敖面目也宗貫廷珍俱道今日之戲由金匡兩兄發議應各點
 一齣主人點一齣素臣堅辭宗貫道汪蘭兩兄皆翰苑英才與某等並無
 統屬屈居旁席心實不安主人既不肯點將這一齣畱與兩位以謝僭妄
 何如廷珍等俱稱善成之因點了窮途遇友無外笑道金兄賣才弟却只

圖好看點了閩縣碎神汪蘭兩人再三推辭不得兩人私議點了一齣骨

肉奇逢全班子弟要上來參單被無外揮退吩咐就開場演劇必是無外鑼鼓

響處一生扮素臣白面生員服色丑扮馮時副淨扮黨同舉監服色隨一

末扮吏部官先出場次日扮紅豆披髮隨副末扮禮部官上生且作注視

驚疑之狀紅豆跪奏畢卽奉旨入宮禮部官退下吏部官卽帶三人上階

雁翅排跪先宣黨同上殿奏過次及馮時次及素臣素臣當黨馮奏時面

色屢變由白而紅由紅而灰由灰而青真像氣被胸脯一般到得土殿奏

對便真若有忠肝義膽傾吐而出其聲之洪壯氣之激昂令在席諸人無

不改觀傾聽素臣奏完伏地場內忽跪出錦衣衛使帶着許多校尉將素

臣押出午門一生扮長卿一生扮日月慌急而至告知內閣已擬立決相

持痛哭素臣面不改容微笑而答說及老母方慟哭長跪長卿將日月已

擬安置自己力任身後之事說出素臣感謝致辭這三脚生脚將素臣之

始而從容繼而迫切洪趙二人之友誼諄篤痛不欲生俱曲曲摸擬出來

及至素臣臨末說那人之將死一段洪趙拊膺大慟自恨雖生猶死把座

上諸公看得淚如雨下贊不絕聲與那場上錦衣官員校尉垂淚贊歎的

演扮相聞而發連伏侍的僕人亦俱若江州司馬淚濕青衫矣直演至得

有免究之信諸人喜笑下場座上之人淚猶在面無外擊節大贊道此真

優孟衣冠足達出素兄一腔忠義也聞那日朝臣聚觀哭者頗多有一位

竟至哭暈在地究是何人王馬二公必知其詳負圖道卽三原也因此而

致外降無外道惜不入戲關兄亦未知哭暈者之爲何人耳黨馮因此進

身豈知陷於逆案竟受竄戍之罪耶

逐件重提已極靈妙而每齣有印證有詮釋有應筆有補筆非但重提一

通靈妙更無匹也

次演窮途遇友一生扮素臣紫面相士服色裝出寒儉之狀甚

是不堪心真道此難言優孟衣冠矣素兄難在窮途必有昂藏之概何寒

酸若此素臣道兄不知那時風雪交加大病初愈衣薄腹枵寒酸之狀殆

不止此耳唱畢下場一扮李白方巾潤服三絳鬚一扮元繼頑葛巾野

服短髭隨後五少年鮮衣美服俱傅粉墨一生扮成之亦甚寒儉非作無

聊之狀臨末一外扮閔老頭戴忠靖巾足穿朱履背後跟着許多僕人相

讓而入各人道出姓名及詩社之意無外笑道成兄想亦怕冷怎是這樣

失顏落色的素臣道那時亦在窮途兼有心事此生摸擬可謂入神及至

演出各人做詩不出扭腰擦肚醜狀李白詩完誇傲之狀大家已是發

笑聽到元李互贊念出各首歪詩并虞繼翻等不通之語竟闕堂大笑起

來時雍等俱道那有這種詩社作者裝點以博觀場人一噱耳素臣與成

之俱道此是弟等親歷之事實無一毫裝點無外道事却是真只被這些

小孩子摹刻得利害令人又好笑又好氣着實難過及聽念出成之那八

首詩諸少年交口稱贊李元二人慚愧逃席方撫掌道賴有此以稍舒哇

下可謂羯鼓解穢矣臨末演到素臣成之握手道故酌酒談心說至車中

遇美成之道此話甚長弟與兄同宿抵足而談便了即便落場無外笑道

正要聽些有趣話頭怎便住了且看這有趣的會兒罷

聯絡無痕

一生扮素臣

金面儒服

恰好三齣三樣面色開出三原一段快論真屬天造地設

一淨扮賽飛雄公服上場一扮錦

囊塗面作晦氣色站主座後先是頭行肅靜迴避牌次是代天宣化為國

和民牌次是鋪兵鑼金爪玉斧繡旗傘仗間着吹打走跳臺閣故事高蹻秧歌各色演扮無外道這班只有一百子弟如今先去了八九十剛是起頭那些契哥契弟却叫何人裝扮呢誰知入場者便改換裝束仍復上場雖只常有七八十人在場而周而復始變換不定便如真有千萬人排擁經過之狀到得腰牌上來已轉換五六次行頭矣衆人看着德布陽春澤周童稚及純陽侯字樣無不失笑背後十人美童扮着五方符使騎着十二匹小川馬站對而上俱在馬上揚鞭巧笑賣弄風流又是兩匹川馬兩童公服捧着印勅過去然後一對對勒髮披肩插花傅粉的契弟黏香靴盒提爐擎斗嫵娜搖曳而上各人俱佩着蘭囊麝袋執着安息棒香爐斗內俱燒着沉檀降速登時台座芬芳滿堂馥郁配着扮契弟的白面朱唇紅

鞋繡袴如烟籠芍藥一般香艷可憐每契弟身邊俱有契哥幫着添香整衣調情綽趣問着馬道傘扇等各色儀仗約摸轉換了七八回棧一隊俱是旦脚裝男把紅繡袴管直拖至地時露出小小金蓮飛熊指與素臣道此皆營妓所扮營妓之後幾十個太保水牌籤筒帽籠掌扇等物過去纔見一乘頭轎將純陽侯擡上八個太監八個宮女扶綽而來衆人看那神像頭戴泥金皂隸帽單插翠羽身穿蟒衣玉帶披紅簪花一撮短鬚露出亮晶晶油滑滑的一張潤嘴空中忽現城隍帶領兩員神將站立素臣背後高桌之上那轎擡至素臣面前素臣瞋目怒視城隍手揮令旗神將便將金瓜擊下轎中神像便直倒下地土木分離嚇得在會諸人俱俯伏嚎哭收拾開去急將轎轉回場內擡出一像素臣仍復怒視城隍仍復揮旗

神將仍復椎擊轎中神像仍復跌地分離會內諸人仍復伏地嚙哭城隍
 率神將先下會中人敗興而去然後素臣等下場無外道那裏是城隍顯
 聖定是素兄使甚法兒素臣道那日賽君亦有此疑但弟非妖物能使何
 法實則是日清晨曾向城隍廟中禱祝或由其神之力也心真道三齣戲
 內素兄面色三變有腐儒善見指為白璧之疵請以質之諸公宗貫道公
 相當國勢傾危之日思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遼東蟬蛻之後若非易容
 卽無從遍歷天下收攬英雄剿除逆黨此卽孔子微服箕子佯狂之意權
 而適乎中者也兩聖人重道以避一身之害公相重倫以拯一世之危雖
 不必分輕重大小之差而較諸剔鬚黥面刖足潔身者則不可同年而語
 矣戲目所載屠僧救俠除怪碎神誅孽破妖等事何一非易容之功錦衣



死而逆藩之勢衰護龍全而叛寺之禍緩寬峒而得赤身之要領埋金而
 斷毒蟒之氣脉續雖著於後日策實定於當時功成反掌始得匹馬歸朝
 誅藩救駕擒逆迎鑾苟非易容則其禍早發而未得寸柄指勢衰其禍猝
 發而無由分身指反掌歸前說九廟隳而上不能保宗社至尊危而中不能安君
 父大厦傾而下不能救生民尚得撥亂反正而成唐虞之至治開萬世之
 太平也哉易容一着行權濟時本無可議然非此交關之論無以釋羣疑而息眾喙我等今日安享承平皆食
 易容之福而顧指為白璧之疵真盲鼓之見也眾人皆擊節稱快以為定
 論論畢方演骨肉奇逢眾客皆向素臣預賀曰此先幾也正素臣愀然道
 各外國番王番使聞已到齊求此奇逢豈可得乎反素臣正觸愁思忽報
 有大西洋內熱而嗎尼國番使求見素臣道會典及歷年朝貢者止有西

洋瑣里無大西洋之名亦未聞有熱而嗎尼之國且番使如奉旨慶祝自有定期何故求見你說有客在堂改日請會罷無外道莫非有令曾孫消息可快請見正素臣心動卽吩咐請會正通反通正通俱止通一面接將手本看時上寫着沐恩陪臣曾改行叩首愈覺詫異道不特未知其名亦且未聞其國何稱沐恩邪向眾人告了便迎將出去正是

眼中疑影心中事 海內浮萍手內人

總評

水夫人家教豈有演劇之事而非此百齣重題無以鈎鎖全書而動盪血脉流通精神故必玉兒等百倍小心情理俱至極處然後得水夫人之一允也是謂良工心苦

百齣戲目已將生平事逐件重提不必扮演便擅勝場而先演六齣後演四齣以爲全劇蒿矢總使不突不竭愈鈎愈合愈鎖愈嚴愈合愈嚴卽愈流通愈動盪斯爲絕唱

內演六齣從各人心中想出無一憑空亂點之戲而每齣描寫各人心中或苦或喜或急或歎無一雷同更無一齣呆演之戲兼以印證從前議論後日逼逗下文宛轉關生復無一齣但提前件之戲至太君家教一論不特專白文昇旁射文驢兼令合門三四百子弟秉教守禮擗節退讓人品家風鬚眉畢現尤屬添毫神技

外點四齣重一奇逢非複也如畫木石者有異必有同特異多而同少耳而文施一事爲此時赤緊關頭正不厭頻點頻逼以起其勢如

獅滾球如龍戲珠勃跳愈多拏攫愈急方得毬影離離珠光奕奕更何疑其複邪

四齣中前三齣宛轉關生之妙亦如六齣而點出哭暈之一人使善讀書者欣喜欲狂不善讀書者徬徨莫決尤擅勝場緣善讀者自素臣免死之後卽想此哭暈之人係何名字與素臣有無瓜葛將來如何出場幹何事業每讀一回卽心頭眼底刻刻有此哭暈之一人欲其脫穎而出乃一回既過一回復來積至百數十回而此人如劍入延平杳無蹤蹟業已心絕氣索疑作者之元虛弄人笑作者之亦有掛漏不復作浮萍之想矣而忽於無外口中一提負圖口中一吐遂使其人脫穎而出而其人前則隱現於廣東繼則顯著於秦剡後則

把握於軍營今則雍容於席上更非於此時始突然而出者始歎作者之既非掛漏亦不元虛特於素臣未遇東宮以前卽伏一救素臣遇東宮而因以得禍之人使讀者相思至心絕氣索乃始脫穎而出夫至心絕氣索而忽於不意得之有不欣喜欲狂者乎至不善讀者則久已忘之必重繙批麟一回始決故惟徬徨而已

易容一事雖屬行權而幾於鬼蜮前雖略爲推原未足患腐儒之喙也故巧設此三齣連易面色以發心真之問而開宗貫之論遂使孤忠心事和盤托出其易容之故真可感風雷而泣鬼神告皇天而質后土腐生小儒有嚙喙而走耳尙敢置一喙乎天造地設以補書中之缺陷非但爲全書之鈎鎖也不可不知

末齣一筆帶過以事俱見前一着實筆真成複沓故用虛筆寫之不
特未敘一情一事并是戲之演完與否亦不可知此爲無比空靈之
筆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奇字卷十九

第一百四十五回

五百道賜符三男同降

七十國獻壽六寶齊歸

素臣遠見改行並不認識行禮畢改行復跪下去道陪臣奉大人文國主
之命令歐羅巴州七十二國派出四大國每國兩正使兩從使隨同大人
文國使臣入中華朝貢天子兼祝太君百歲聖壽陪臣蒙公相不殺之恩
因討了這差同諸使臣至廣州香山澳中聽候朝命奉旨以太君壽誕迫
近令諸國先來賀壽再進京朝見陪臣晝夜兼行先趕到此求見公相叩
謝大恩袖中呈上兵部勘合上開着熟而嗎尼國正使一員曾改行字樣

素臣用手攙起問道某與使臣素昧平生何稱有恩歐羅巴州既有七十

二國何以自古及今不通中國大人文國主何人何以忽知慕義朝貢中

國又何以知家母百歲使臣冠服語言何以悉如中國無復少異乞示其

詳改行道原來公相認不得陪臣了陪臣即僧人堅行三十年前曾無禮

於公相而致折此右腕者也使手刃之人感荷蒙不殺之恩反賜太醫之

治陪臣彼時猶以私恩不敵公怨憤而浮海此亦奇人可迨後各番俱遵

王命除滅佛老陪臣無國可容遂與同道之人共造一船貯足糧餉望大

荒中定盤而行思得一荒島棲身不特中國無地可容并海外亦無國可

頂之法奈有土木之處即有人民皆服中國之教不容僧道此之謂舟車所

不尊輾轉飄蕩約有數年忽有國土聞知為歐羅巴州之一大國名熱而

嗎巴去中華已九萬里矣國王聞知驚為天賜處以華屋優以廩餼崇奉

供養者五六年至十六七年前忽中國有景大元帥領兵航海而來忽出

峰來天外征伏歐羅巴洲二十餘國建國號曰大人文國國號靈本國與意大

里亞沒而都瓦爾依西把尼亞諸國名皆各率附屬小國降附大人文國

主受其節制俱秉天朝正朔亦如中國之制除滅佛老獨宗孔聖奇哉快

賀以頒下衣冠禮制用夏變夷陪臣等中外無可容身不特外國不容即

國亦無可容是聞中國自滅佛老之後千祥萬瑞一時畢集西番活佛已

誅釋迦真身俱燬想來天數已盡只得蓄髮還俗從中國衣冠之制至此

俗真崛強漢愈崛景國主復遣兩員天使至各國宣布教化講說忠孝各

國俱設師儒之官發四書五經及太君公相大家各訓解抄寫誦讀陪臣

細心研究印證公相當年議論方知儒教句句實理釋教句句虛言二語破的

死心場地信服聖訓使釋氏孤忠崛起如堅行者感激公相之念日加

長陪臣五十娶妻現已生有兩子一女順天地之氣化接祖宗之嗣續不

至終為無父無君之亂民皆公相之賜也素臣急問兩天使何姓改行道

一姓景即景國主之兄一姓文說是公相之叔不知真實嫌其專於素臣

素臣狂喜忙請入補袞堂與諸客相見將改行之言述了一遍道日京一

旦挾敬及亭家叔航海而去幾二十年杳無消耗孰意於荒外另闢一字

尊闡聖教宣布王化真快事也說畢掀髯大笑涕淚俱下心真首公成之

無外古心鐵面尹雄俱發狂喜鼓掌擊節快歎不已鐵面尹雄俱道况大

元帥常說中國有了公相用他着不當此下缺答傳報有旨到門眾客

隨素臣出接賚旨者却是懷恩道這旨却要太君立聽開讀并須齊集眾

公子公孫跪聽開讀古心素臣忙着人分頭稟傳是日裏面亦點四齣元

夫人聞水夫人愛看苦戲點了訂妾臨危連夫人點了感恩酬妹鐵夫人

點了分兵滅浙尹夫人苦讓水夫人不得點了一齣宵驚俠女亦就各人

頭一齣上場一生一旦宛轉屈曲摹出殘燈無焰垂死病中紅粉青衫泣

然訣別將素娥臨危囑訴傷心之語可憐之狀及素臣深憐痛惜柔腸寸

斷無可奈何神理和盤托出登時惹得眾夫人鼻涕眼淚流落不已素娥

更似重臨病榻凄然欲絕心頭一塊冷氣直塞而起眼中兩行熱淚平傾

而下元夫人懊悔無比坐立不安正在含着眼淚欲向水夫人告罪求中

止此齣恰遇稟請接詔水夫人拭淚出接元夫人一塊石頭方纔撥下向

素娥再三謝罪吩咐子弟太君接詔進來不必補完竟接做下齣便了化

如此而樂府之工子弟之作一時俱見水夫人出至日升堂古心素臣及諸子孫曾勝冠者

俱已齊集懷恩宣詔贈文氏自遷居吳江始祖至六世祖為啓賢侯高曾

祖稱四代為啓賢公仿啓聖公制方是素臣其原封衛聖鎮國公如故水氏三代祖

父為壽恩伯廕文虎嫡孫世襲吳江縣知縣如曲阜故事祔孫以後二十

四男之外世襲五經博士四員賜金魚五百道為諸子孫曾雲祔男女佩

符符上填刻各人官爵名字以便定省時規符即知為何代何人賜水夫

人九鞏四鳳冠織金繡鳳衣宮女四名內監四名水夫人等謝恩畢取佩

魚看時惟素臣遺珠兩符但有官爵不書名餘俱書名至臨末九符空而

不填懷恩說自五月初十日至七月二十五日止府中添男丁十丁女丁

三丁此十二丁於奉報中見出文法一變萬歲知府中身重者尚多故備此空符以足五百

之數誰知旨剛宣畢公主百子兩府齊來報喜文奮文異文畢各添一子

懷恩瞠目驚異道怎祥瑞稀奇之事總出在公相府中那年太君誕日祖

孫三代同年月日而生今日三弟兄差不多同時了兩位郡主添了公子

咱回去奏知萬歲爺合兩宮娘娘又是一喜裏素臣着人去問果然俱是

未時但刻數有先後耳因取文奮之子名爐文異之子名鱣文畢之子名

旒懷恩道咱就在這裏叩見太君罷爬在地下連叩三首古心素臣亦回

叩三首留出補衮堂上席水夫人內各夫人俱迎着道喜水夫人謝過

各夫人問田氏道白親母姑媳東方姪女俱在那邊守生費心奮畢俱驚

係白夫人外孫兼係孫婿故三人守生也你該去道謝會畢異皆田氏親孫田氏告便自去

夫人也要去道喜遂止住了戲文變換各用酒飯赴園遊玩便去公主百子

兩府道喜水夫人命把團碟送去令阮氏及璇姑等往陪外邊上席尊懷

恩為主人坐了首席改行以陪臣不敢與三臣齒坐了西邊旁席懷恩道

公相府中還有幾位娘娘有孕素臣道家兄處六人學生處十六人但產

期俱遠現且不能仰慰聖懷耳反逼懷恩道令曾孫在外莫非多生子女適

符五百之數實犯而仍極虛靈如今且先把這三位上了金魚王老先做了三十

年的家幸福壽雙全就請尊筆一填眾人聞知同時生了三曾孫俱向素

臣道喜宗貫便在席上取符填寫百歲子文爐文燼文熒字樣給與匠人

雕刻懷恩問知改行來歷笑道那年尊使欲手刃公相今可謂吳越一家

矣咱不好盡言以出於釋故只要看今日席上除了汪蘭兩老先兩位小閣老

餘外那一位不是七八十歲申老先更是九十外了方纔出城遇着洪太

師們一行有一二十人說昨日在府中慶壽今日往生祠遊玩也都是七

八十歲老人說什麼香山九老歎什麼洛下耆英現在景星慶雲和風甘

露四靈滿園千丁繞膝同年月日生出祖孫三代本日三弟兄更同年同

月同日同時降生沒除佛老以前有這等人物這般祥瑞嗎嫌嫌素臣親友無一不享

還齡子孫太多太異得此一論併歸之除滅佛老便毫無疑議真補天石也改行道陪臣追思前事悔不欲生

適纔已稟過公相休說四靈育子生孫滿園祥瑞即這一本神芝未除佛

老已前豈得見此靈異耶懷恩回過頭來細極前云陳設壽屏扛神動芝則芝列於北明矣懷恩而南故

須回頭改行旁坐故早見也注視神芝喝采道這芝比二十年前更高大有一兩倍哩

顏色光芒怎就到這般地位四面小芝大小重疊也沒箇數兒敢就合着

百子千孫的數兒也未可知哩點睛咱還記得有隻神鹿是同這芝求的如

今長得怎樣長大了素臣道那鹿的身量較前長不多精神却發越得比

前更不同目如閃電角如糾虬渾身毛孔俱有光芒特表神鹿為百歲添毫與園牝

鹿交合已生下許多梅花小鹿矣懷恩大喜求觀正席後復邀同眾客入

園素臣命設翻席湖心亭那鹿似知人意旋繞席間把懷恩看得心花俱

放喝采不迭道那神芝是多男之徵這神鹿是多壽之徵點睛太君壽比堯

年自不消說公相亦定享期頤懷恩若再有十年之壽再來叩祝公相八

十壽誕太君一百十歲壽誕再看這神芝神鹿兩回便大造化矣處處預期即作

章法御園及公相賜第四靈亦俱生子孫無此之多間有溫泉比易州更勝

今日更求一浴眾客亦俱求浴素臣道泉係常流無虞積穢各位挨次入

浴正是不妨於是眾人輪流入浴有景星卿雲光采照耀如同白晝不須

秉燭遊賞至盡歡方散次日五鼓古心素臣至宗祠祭告畢即同五湖祖

孫至水氏宗祠祭告回家日已將午各外國王及母妃俱到門慶祝外面

是朝鮮國王李懌琉球國王尙真安南國王黎明滿刺加國王馬哈木沙

阿丹國王那思兒韃靼國王小王子哈密忠順王拜牙即撒馬爾罕國王

阿黑麻于闐國王打魯哇黑婁國王沙哈魯天方國王寫亦把刺克共十

一位裏面是朝鮮國母司氏國妃尹氏于闐國母文氏國妃亦不刺金黑

婁國母塞亦國妃馬黑麻天方國母速檀國妃額麻共八位行禮俱如中

國大臣命婦儀注水夫人與素臣俱愁言語不通必需通事難於款洽及

開出口來俱與京師官語無別兼有吳江口音者伏筆不勝詫異根問起來

方知是敬亭何如兩人在各國教授諸王子弟故國中俱通華語至欲赴

中國朝賀更加演習故能如此只明白一牛語各國王國母國妃一路見景星慶

雲和風甘雨太平繁華氣象已是誠懽誠忭坐起席來韶樂一作百鳥交

鳴許多鳳凰翔舞庭中雖雖啾啾如笙如篳相間而發把心花都放開了

那思兒道聞公相園中四靈俱備外臣謹獻一麟知是貽笑大方然河海

不擇細流伏祈哂納素臣辭謝從臣已將麒麟獻上素臣看時却與園中

麒麟不同同是兩隻短角牛尾鹿身而園中之麟大者亦不過前足高七

尺後足高五尺頸長一丈此麟則前足高至九尺後足高至七尺頸長至

一丈五尺圖出麟之狀貌其大小兩種俱考據確鑿因道小園雖有麟小於此麟者半所謂小

巫見大巫者矣眾國王看着神芝俱面面相覷贊不絕口道麟有大小同

一麟也此芝豈猶凡芝所得同耶素臣諸國王皆以外麟勝於中麟席散即設翻席於園

中把諸國王俱喜到盡情極致禁不住歡呼蹈舞起來道此莫非天上邪

外臣等如不得到此虛生人世矣朝鮮于闐兩國王拱手說道此皆闢除

佛老所致點睛何物國王乃有此卓論外邦自滅邪教以後亦皆五風十雨時有星雲

景物之瑞更推到海外諸國以盡闢除佛老之功效況公相之手除大懟者乎那思兒道小邦

得麟亦由於此妙妙否則麟固不足貴矣諸麟雖比小邦差小却多至十餘滿身俱發

奇彩此已揚中麟而猶有大小之見且有此等神鹿為目所未見真奇觀也素臣命將番

麟引來見了諸麟如熟識一般竟至其前屈膝跪地兩個老麟用舌砥其

頭面番麟作叩首之狀而起馴擾其旁那思兒道怪不得中華天子為普

天之主小邦之麟見了尊園之麟尚如臣子見君父一般公相猶以大小

相論邪至此乃全席散出至補袞堂復遍觀御賜匾聯嘖嘖贊歎道一門

五等六世千丁之盛固屬萬載希逢而聖君聖相君臣骨肉之遇亦屬曠

古無匹外臣等習聞景文兩老師之論稱太君為女中聖人大皇帝亦以

此題贈兼且薰沐拜手非甚盛治曷克致此乎素臣本不受賀禮因見番

麟與園中諸麟依戀不捨不忍擯去將各國所獻珍寶一概璧還單收下

麒麟一物於常賜經書磁器外加賜一倍以酬之那思兒大喜過望謝了

又謝與各國王辭別而去素臣回至補袞堂內監稟太君請太師爺有番

王國母求見素臣暗忖國母如何可見但母親傳喚自必有故莫非施孫

有甚消息嗎屢呼屢喚因進至日升堂只見兩個番女如后妃之飾背後隨着

女官宮女迎將上來素臣急欲閃避旁邊走過阿錦指着一番女道此于

闖國母文氏即奴所生之女天絲指一番女道此朝鮮國母司氏即奴所

生之女錦囊之姓至此始出大奇請太師爺台坐好令他兩人拜見素臣方纔明白朝

鮮于闖兩國王一口吳江話在座踉蹌不安有問即立凡答皆自稱其名

之故兩國王皆出於素臣之僕故知闖邪崇正大義讀者亦方纔明白因立受其拜兩國母入內門監傳

稟有大人文國主差番使獻書素臣大喜道此日京之書也忙折開看時

其書曰

別來已五十年矣不通音問者亦二十年回憶成化三年仲春晦日

與諸友言志如昨日事耳光陰之速乃至此耶起得開豁而慷慨張虬髯事

不知有無妙妙一呆說便痴人說夢弟自幼聞其傳輒神往所言耿恭班定遠輩

猶非本懷也接得爽快弘治己未寄祝伯母八天生如包等述所見聞

且喜且慙喜吾兄之得志古無其偶慙弟之失志今無可為也虬髯

遇太原公子即棄之海外弟所居之島猶申土也令叔家兄適至述

拂菻人言其國有耶穌者生於漢哀帝元鳳二年於光武時至意大

里亞國行教合歐羅巴洲諸國土皆尊為天主天主名耶穌拂菻人其生時行教年代及

國名俱本正史其地去拂菻七萬餘里至今服其教不衰其說荒忽不倫出

老佛下遠甚因念中國自除滅佛老昌明聖學一切長生回回白蓮

無為燈絡糍糰等教皆如燭火不撲自滅補筆而獨此教披猖於荒外

者幾二十年心竊忿之庚申春遂製大舶十艘選島士五千人以亞

魯督之亞魯于精甲利器滌濇而行此非日京不能若素臣則斷不出此三年始達兵

不血刃降其國二十餘自建為太人文國意太里亞借其與國波而

都瓦爾熱而嗎尼依西把尼亞率所屬國均來歸附此如虬髯而路較遠國土較廣

蓋歐羅巴洲大小七十二國皆秉天朝之制矣此虬髯所不甘者由是拾吾

兄之唾餘布聖主之新規除僧滅道去天主邪教焚其書說燬其像

字設學建儒悉遵孔氏賴令叔家兄左右提挈寒暑旬宣以迄於今

不特佛老之根株悉拔而耶穌之萌孽俱絕此方是落落難合方是有志竟成與素臣功業

雖廣狹不同亦是今來古往有一無兩衣冠文物雖不逮鄒魯諸生竊已過於齊東之

野人矣此則虬髯所不能為吾兄大行於中國而弟小試於遐方功業不可以

河潦計顧足以補心力之所未足是快語亦實語而廣聖教於自古不通

之絕域滅邪說於二千餘年之延蔓亦吾兄之所許也與會淋漓極矣想日京寫

書至此必滿引大白仰天大笑也預計已卯歲為伯母大人百齡上壽於丙子仲秋

初五日黎明發使謹與令叔家兄遙望南天八拜叩祝是日本水夫人正誕欲

致不腆無裨毫末惟達此衷赤耳歐羅巴人無他長獨長於歷算之

學其見有古人所未及與吾兄心法足相印證至天體攢圓則彼之

老於此道者亦未嘗及之以此見吾兄之學皆天授也所製規矩儀

器刻漏刀尺算術所需其千里顯微近視老少花諸鏡巧奪天工中

國得之可免目廢及測遠探幽之助諸種現貢天府未敢先充良友

下陳癸未年祝吾兄八十當悉致之左右也又是預期波而都瓦國有六

寶物其主親賞以獻吾兄至不愛寶者若此等至寶則未有不愛者

矣愚弟於中亦稍效口舌之勞祈如藥師酌札髯事西嚮酌愚弟一

卮酒幸甚仍仿虬髯傳却牽人獻寶便不即不離願虬髯霸扶餘有頡頏禡裘之意弟

則布天子神風宣吾兄教化同一遯蹟海外而心有大不同者日京本以

素臣為禡裘故欲向海外自出頭地而兼說布天子仁風則又可以宏治帝為禡裘亦是仍仿虬髯傳而不即不離惟吾兄亮

之大兄諸姪言志諸友並一切親知俱不札候以家書且不作故不

作家書以無可為妻子道者令叔家兄亦然惟不置一妾不蓄一婢

以謝之耳為吾兄述之發一大笑也結得別致宏治二十九年八月初五

日愚弟景京頓首

素臣喜動眉宇但不解六寶之說傳進使臣問之使臣云各國俱備有寶

物却不知波而都瓦爾國是何六寶糊塗團團張問之甚水夫人送番國母妃出堂

後素臣呈上書札水夫人大喜大贊根問六寶之說素臣述番使之言水

夫人道若是諸國皆有何必鄭重其辭是莫非有施孫消息千呼萬喚但何以

云六寶耶千遮素臣忙令文鳳等照抄三稿分送何如敬亭日京三家復

出問番使波而都瓦爾船隻曾否到岸番使道本國船先諸國一站大約

明日可到素臣重賞番使令其守候回書次日清晨子孫外屬畢集全身

率諸孫婿外孫婿曾孫婿曾外孫婿為一班祝畢先出宴於東宅戲綵堂

三親王三郡王東西正席南面皇太孫稍前一席南面居中正席諸皇孫

西面諸朝臣東面全身北面代主優童獻上戲目互相推讓全身主意派

皇太孫三親王各點一齣崇仁王點了賜簪承恩江華王點了東宮見聖

安邑王點了匹馬入宮皇太孫點了一龍戲孫三王旨印証前事太孫則

自在東宅唱演前演一齣未完中止此四齣俱演而一裏面全隱全守率

諸外曾孫外雲孫一單遁姐處姐率諸外曾孫女外雲孫女一單為一班

外屬叩祝過方是 본家遺珠一單鴻姐等孫女一單粵姐等曾孫女分六

單旖姐等雲孫女分四單古心所出雲孫女一單為一班祝畢然後古心

阮氏一單秋香卽立於阮氏旁退後二尺此璇姑等後一尺以婢故素臣田氏一單璇

姑素娥湘靈天淵紅豆卽排立田氏旁退後一尺為一班文柔等三十二

孫及媳分三十二單為一班惟蛟吟退立鳳姐旁後涇王郡主退立小公

主旁後各一尺文甲等一百四十三曾孫內七十八人已娶同妻分七十

八單其新產三人虛其名餘未娶之六十五人分七單為一班臨末輪到

文銘等二百二十二雲孫內已娶者四人同媳分四單餘未娶之二百十

八人分二十二單內新生之爐鱣旒正值三朝亦令乳娘抱而叩祝文祐

等三祢孫一單為一班七班拜畢日已正午幸有這般大屋若止三五間

淺促廳堂便直拜至夜亦不得完水夫人看至雲孫一班獨少了領頭的

人不覺又想起文施一定情理忽門監傳報波而都瓦爾國使臣送駙馬到府

說是本府少老爺將到門了湊巧如此乃極快心水夫人合素臣等這一喜直喜到

足足十分須臾文施趕進遍拜尊長與同輩小輩見過禮素臣即令先補

祝水夫人百壽水夫人止住道一切事慢講只問你會否生有子女妻子

是否同來文施跪下向水夫人及曾祖父母祖父父母遍磕了頭然後

稟道雲孫不孝因景叔祖有書力勸雖於夢中稟承未知果達各大人尊

聽否不告而娶罪已莫贖兼收兩妾尤屬狂悖其中有無知誤犯苦情另

容細稟現在妻妾并生子五人俱已在途雲孫馬快故得先到水夫人大

喜道我與汝曾祖及汝父母俱得有夢亦俱許允可無嫌於不告矣日京

云有六寶親獻六寶是指你與五子了此有破綻然未敢遽說波而都瓦爾國王想

亦來此矣文施道不獨國王國妃亦是同來因知本日是本家慶祝日期

故但令雲孫率妻子來叩祝國王國妃俱於明日來祝也水夫人吩咐備

正酒十席副酒二十席送至波而都瓦爾國王船上令文寤文長留使臣

東宅門廳筵宴將西宅收拾暫頓國王國妃及文施夫婦壽筵緩俟公主

到府與文施一同拜祝後再設令文施入見鸞吹出見全身等尊長皇太

孫驚喜道剛演到賢內姪的戲恰好賢內姪回來你看那條青龍不是剛

下場龍尾還在場上嗎神化之筆此鸞吹因同日得了兩外孫已極歡喜

今見文施從天而下又知添了五個外孫更是喜壞只管疑是做夢起來

寫喜極透足此頂人見鸞吹須臾傳報公主到門便顧不得家宴之期慌忙迎出喜極

輩小輩無不迎接連田氏鳳姐及長媳馬氏不知不覺也走下階除喜水

夫人扶着千年靈杖亦立出前簷注目而待喜素臣文龍文甲雖俱垂手

肅立却滿面歡顏滿腔樂意喜其餘上下人等無不驚喜以為萬年難遇

此等骨肉奇逢點睛 結定忽見宮女了鬟慌張失色趕進報道隨公主來的兩

個姨娘十幾個宮女俱暈在轎中不能出轎公主更躺出轎外暈死在地

水夫人等各喫大驚素臣忙令素娥出視令了鬟等速備醋炭燒伏龍肝

煎參湯伺俟合家大小把大喜變為大憂咨嗟錯愕鸞吹及鳳姐婆媳更

是驚慌文施魂不附體一齊趕出看救翻手雲覆手雨 真是造化弄人正是

憂喜循環無定數 死生分別在斯時

總評

寫堅行中外無所容身以見佛老之根株悉拔其意淺寫改行細心

研究死心塌地信服聖訓以見佛老之根株悉拔其意深深淺夾寫

至盡而死灰永無復然之勢矣此為透頂之法

歐羅巴洲至萬歷時始通中國何得於宏治時即預設各國名目錄

西人通貢自萬歷始而其來則不自萬歷始也正嘉時即有住香山

澳中私行其教者矣既知有是國而不收入王會圖中亦大一統者

之所病也故借日京以收之既收之而不使并除佛老又闢邪者之

闕也故復借日京以補之

日京為言志之友交與素臣更篤莽性豪氣復足擅場我讀是書真

有一日不可無此君之意而忽置之海島不見面者三十年不通問

者二十年令我疑極悶極想極急極不意於九萬里外忽出頭地建國稱王一慰我渴思抒我宿懣也不亦快哉

使日京但於九萬里外自出頭地建國稱王而於本書渺無干涉猶未足快也快在除滅佛老使自古不通之國皆如中朝之制卽崛強如堅行者亦且棄墨從儒革心革面乃足大慰我渴思大抒我宿懣也今人以西廂記拷紅一齣爲快文真如腐鼠之嚇

素臣出迎改行特爲文施而竟丟入東洋大海更不提起一字寫得日京之信之喜已到頂壁一層

文氏榮封十代水氏榮封三代皆非常曠典而仿啟聖公意封啓賢侯仿曲阜縣例世襲吳江縣則尤曠古所無之恩典也必如此方足

酬除滅佛老之功

素臣一身內而母兄妻妾外而親友故知無一人不享遐齡佳則佳矣頗嫌未合事理得懷恩一論便成鐵板注疏文人之筆有化工詎不信哉

日京一書豪邁不羈讀之平長胸中志氣

佛老及長生等各教俱滅而獨此耶穌一教披猖於荒外亦闕邪者之闕也故并借日京以補之

素臣事業日京斷不能爲日京事業素臣亦斷不肯爲外此無外或庶幾彼敬亭何如者特挾之而去耳漉漉而行三年始達此等莽想莽做天地間不可無一不能有二

日京在島屢有贈遺現有七十二國共主反以空書致祝百齡上壽
奇人奇事令讀者茫然不解細意體之乃爲預期之故奇文妙文
文施忽歸寫合門之喜筆筆添毫尤妙在結末一波使大喜變爲大
憂令讀者七情亦頃刻轉換至起波之故則茫不可得豈非奇文



所入
圖
書

